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17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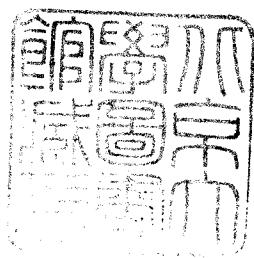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7 册



王荆公年譜考略雜錄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雜錄

楊氏丹鉛錄五條

楊用修學極博著書最多丹鉛錄其一也從來
攻安石者多矣其甚也未有若周德恭斥神宗
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其和之未有若用修斥安
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爲一人之甚及考其
丹鉛所錄則已不勝其支離誕妄昔唐柳子厚
作非國語而宋元人又有作非七國語者用修

王莽公金詩未略
蔡鑑
作丹鉛錄而陳耀文正楊之書又出正楊之書
出而後人又有非之者則必又有正七楊者矣
今予所錄楊五條近於正楊者尤不無望於正
正楊者後有其人也上翔書

丹鉛錄瓊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
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
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
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
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

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
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
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
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
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
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
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
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
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
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

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礮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爨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以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真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啟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遊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則非專爲九鼎而作是詩也用修改曰曹社詩乃牽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與改自

鶴吟題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
用修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
詰之其意又安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名臣錄
而大爲文公罪至于再至于三予謂綱目之作
未知視孔子春秋何如用修豈果以名臣錄爲
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
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名臣錄安石傳
共三十六條比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
世賢公卿大夫士者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曾子
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人家有其書而

此錄無一語及之而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溫公
璣語涑水紀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
畢載用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
列安石名臣爲輕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
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於言行
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外詆毀
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
皆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
後人讀史者祇知國史爲可信而不知雜出於
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

不可解莫如此錄爲甚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此言乎名之美者也否則流芳百世
者名也遺臭萬年亦名也安石錄於名臣有惡
而無美徒然遺臭而已矣而猶以是罪文公用
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丹鉛錄瓌語之二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
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
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
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

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
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
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
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
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奸則未減其
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
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
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
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

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笨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七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王荆公全集卷之四十一
考畧曰楊用修謂朱文公談道著書評論古今
人品皆於無過中求有過又謂文公與二三同
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無
復有道者氣象夫如是用修責人甚明宜其以
有道者自處矣而考其生平視彼村漢罵街詞
訟訐單抑又甚焉何也艾千子曰國朝著述之
富無踰於楊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及觀
用修所自爲文何其萎蕪不振也豈用修徒有
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與予考用修詆訶荆
公可謂能達之手與口矣而其是非乖謬若於

前賢所稱道荆公者全未之入目尙得謂有其學耶簡明錄載陳耀文撰正楊四卷一百八十五條皆糾丹鉛之訛其間精確者甚多池北王氏謂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譏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蕘林學山以駁升菴至比例於蚍蜉撼大樹予於陳氏正楊胡氏丹鉛新錄俱未見其書今專辨用修誣詆荆公者數條不知陳氏一百八十五條中有此一二否可謂一知半解否

丹鉛錄人事類之一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
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
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
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
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
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
龍社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
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
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
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立審

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
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
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
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
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
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
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
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廷私祠之於州
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

三才圖會卷之四
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
古今第一小人也

考略曰昔神宗信用安石安石之得君雖成湯
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不是過也後來攻新
法排安石者雖衆未有議及神宗者則以神宗
固勵精圖治之主而又有恭儉仁愛之德其任
用安石雖專無非同有以安天下之心也周德
恭何如人也而乃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
德恭倡之而用修和之夫赧亥桓靈皆亡國之
君而胡亥殘賊尤不可與赧桓靈並論德恭以

異代臣子非毀前世之賢君而毫不顧忌匪惟
不仁抑亦無禮嗚呼德恭何爲而至此極也用
修讀數萬卷書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人君
賢不肖之相去若權衡之於輕重較然不爽其
毫釐乃以德恭指斥神宗不仁無禮一至此極
猶以其言筆之書而稱爲最公最明嗚呼用修
又何爲而至此極也德恭謂安石奸邪合莽操
懿溫爲一人夫莽操懿溫皆前代篡弒之臣已
有成事者也安石新法之行果有潛移宗社之
邪心乎然而德恭倡之用修和之而猶未已也

曰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自嘉祐以來久達宸聽辭修起居注不就辭英宗召不赴其聲名滿天下卽謂借韓呂爲巨室已屬毀者妄言何有於得君由藍元震哉用修又謂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大爲伯淳罪予考後來極毀安石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程門弟子錄二程遺書無非詆毀安石之言新安名臣言行錄於安石亦無一好語今謂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是又於程朱之書似全未入目也伯淳固非以吾輩激成爲異

日調停張本而又忽及於荆公祠堂記謂象山
全祖此意則尤妄說也象山嘗與胡季隨書曰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自謂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
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或猶未能盡察此良可
慨歎蓋是時醜詆安石如邵氏聞見錄溫公涑
水記聞魏秦東軒筆錄諸書已徧行於天下殆
象山所謂餘子也二程餘書貴呂東萊文鑑新安
名臣言行錄紛七盡出是所謂同志之士猶未
能盡察而爲象山所慨嘆者矣安有一言及於

調停哉象山方自謂此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
而其後議此記者朱季則有黃東發明宏治間
則有周德恭穆孔暉最甚自楊氏之附德恭王
氏之附孔暉至合莽操懿澠伯鯨商鞅而聚於
一人之身於是以前象山時大公案中所未有者
而大公案又出矣後之人雖欲從而斷之其將
何時而了耶東發論見於黃氏日鈔孔暉書載
於池北偶談

丹鉛錄字學類之一

黃魯直跋范文正公帖曰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沉著極似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忌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屈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學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又跋范文正

公書伯夷頌曰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如斯人不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又跋范文正公詩曰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故予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此山谷之言也而用修非之其言曰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

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甚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于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此用修之言也蔡子於是見之而大駭作考略

考略曰黃山谷曰蘇才翁評范文正公書謂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故云少屈董狐之筆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

最工山谷立說如此分別少時老年甚明并觀
所跋文正書共三帖因論書而及文正之爲人
雖童子稍解文義者皆知其爲推尊文正甚至
也何用修徒據少屈董狐之筆一語而不顧少
時老年四字大肆譏評用修其醉耶夢耶白日
病狂耶似此不顧文義雖在兒童尤爲賦性頑
劣不屑施之夏楚者而乃出之著書數百種之
揚用修耶且因論范公書而弁及荆公之本不
解書尤異甚荆公一生以學術經濟自命雖善
書亦不欲以此見長予嘗閱其全書無一字稍

及於前人書法卽自謂學王濛書亦祇見之山谷紀載耳山谷親見荆公書而以楊少師擬之用修生數百年後固未嘗見其書者何得而遽斷之曰荆公於字本無所解又曰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道之夫米元章張邦基非與荆公同時者乎朱晦菴張南軒非皆親見荆公遺墨而稱道其善書者乎用修非醉非夢非病狂曷爲於諸賢所評皆不錄而曰無一人賞音卽南軒稱王丞相書佳處甚詳用修亦舍去勿錄而獨記作字甚忙一語何也荆公當國時山谷

固未
在朝卽用修所指爲阿私所好乃在定林
寺壁間書及摹刻書陶隱居墓中文則荆公已
沒又何所覬覦而藉是以獻諛於地下耶用修
因論范公書而毀及於荆公書又因荆公書而
毀及山谷之獻諛弁不顧獻諛在生前死後謂
之日醉日夢日病狂不亦宜乎余因全錄山谷
跋語并荆公書見賞于前後者備錄于後覽者
得以考焉

黃魯直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曰熙寧中金
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甕於冢中識者員

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
妙王荆公嘗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
黃冠遂以入石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
墨此固多聞廣見者所欲得也又題王荆公書後
曰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
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荆公此
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
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
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
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又云荆公

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云不着繩尺而有
魏晉間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荆公嘗言學
濛書

襄陽米芾元章書史曰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
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
不知也元豐六年予始識荆公于鍾山語及此公
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予書簡皆此等字又
海岳名言曰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
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
其見鑒考略曰據此則米元章謂文公學楊凝式

書與山谷同豈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謂半山莊
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亦爲文公薨後之言
豈元章亦獻諛於地下之人耶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颯匕不
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
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張敬夫曰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
晉宋間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
相于天下事多鑿以已意顧于字畫獨能行其所
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

不求工而肅散簡遠如高人勝士敝衣破履行乎
高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考略曰此
見于董史皇宋書錄

朱新安題荆公帖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
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
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
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書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
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又題
荆公帖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
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

之者畧識於此又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雖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于左方慶元丁巳十月

考略曰新安嘗言先君子好學荆公書至于再

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見之因感咽而書於後是其因論書宜若甚愛荆公矣及觀於跋韓魏公帖竊又怪其不可解有數端焉張敬夫言荆公書載於董史書錄者曰能行其所無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寫與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評書工拙未有及於忙與暇者卽使斯言果出於敬夫之口則亦爲不知書甚矣乃新安旣以敬夫爲戲言而又以躁擾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實不知嚮言先君子學荆公書爲何等書抑將并學其太

忙而不免同入於躁擾急迫乎且又推及有關
於人之德性而已卽因以自警其與嚮時恨先
君不及見又何如其戾耶夫寫字大忙本非可
以論書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
以荆公書昔時見賞於人者一槩抹掇惟以敬
夫此一言爲誚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書法能
否爲輕重尤不必以書法較能否乃新安因跋
魏公書而及于荆公之躁擾急迫用修因不直
山谷論范文正公書而及於荆公之本不解書
是皆不可以已乎故予備錄諸跋語以見新安

之於荆公嘗一出入要歸之無一好語不獨
論書爲然也

丹鉛錄詩話類史籍類二條

詩話類

題曰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

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
澗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
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
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
下也

史籍類

題曰半山文妙

○節錄王半山之文愈短

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云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
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考略曰曾子固作者泉哀辭其雄壯俊偉若決
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今
用修以爲半山稱老泉文一誤矣又與子固原
辭大異再誤也半山學博才高其長篇若上仁
宗皇帝書洪範傳皆雄絕千古非賈長沙韓昌
黎無與抗行者短文如憫習二經義序與王子
純言兵與司馬諫議論新法則皆辭簡義深又
豈以檢束篇章字句見長哉後人選錄半山古

文無不知有讀孟嘗君傳用修乃舉書刺客傳
後同類並視之謂半山文妙尤在於短篇且若
以此自矜獨識是豈足以言半山之文哉

王荆公年譜考略附錄

附錄存是樓諸篇以其有於關考畧而又不可
以入譜中也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使其言果
是有功於此書不淺是存作於乾隆庚午其後
名讀書樓日存是以此公年譜考畧成大懼有
愧於斯言錄此亦就正之一端也嘉慶甲子上
翔年八十有八

三才ノ全言附録

再與金式似郎中書名三吾七和人

上翔謹白弟去年作三江考九江考二篇竊謂禹
貢一書自冀州旣載壺口至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于河一千十一字又除去土田貢賦等文僅六
百七十餘字所紀自流沙崑崙以及中國九州名
山川廣袤數萬里無不較然若視諸掌而愚爲此
二文合計二千五百餘言以本經言之讀經者何
必如此自讀者由漢至今數千年之久此是彼非
彼非此是者之衆而猶未知其所止豈經之難知
固然哉用致左右教所不逮承諭荆公年譜可以

無作弟謂荆公受謗七百有餘年一事也積小而
成鉅一言也屢出而多變而其中間有力爲表襮
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記自謂此
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元崇仁吳澄草廬虞集伯
生又繼之明臨川邑人章袞汝明爲公文集序四
千八百有餘言與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
誣罔尤切而議者又有以鄉人私鄉人之說孔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此數君子者是皆仁
智賢人豈猶有好惡不近人情之事哉今愚讀公
書想見公之爲人其好之不後諸君子其爲言雖

不敢少有偏私於其間而不幸又爲其鄉人則後此執是以相攻詰者又不知其幾然豈敢避是名哉且好之不必其在鄉人又有明徵也如君浙產也浙有海鹽鄭曉室甫古言曰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七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象山應雲鸞爲臨川令嘉靖丙午重刊臨川文集自言少小時侍先君論宋史至熙寧奮袂誚公先君厲聲曰稚兒毋乃勦說其後讀公全書

深知學本經術才宏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
傑然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寃以靖康禍本此非
所謂勦說者耶二公之論若此而皆以爲寃然而
二公皆浙產也至如年譜之作亦自有說前書云
海塩張氏宗松重刊李壁所注荆公詩念獨無年
譜不無有待來者又無錫顧公棟高欲爲公編輯
年譜以補藝苑之闕此皆非私於荆公者第憤公
遭毀太火亦太甚非年譜不足以破其謬妄而非
浮慕二公爲之也顧愛我者阻之不必爲衆矣惟
己酉客郡署汪公如藻甚躋之弁達於督學翁覃

溪先生先生謂表彰先哲乃分之宜顧氏書未知其成與否覃溪先生已許代訪見郵他日此書有成將俟之百世必有同其衆惡必察者而不汲汲於近投衆人之耳目也又承問孟子題文二篇今并納來計在太平院署君見此文時迄今四十年非其識高出等倫誰復記憶及此然萬章焚廩之問桃應瞽瞍之問前人多有言之者惟弟見之時文而或謂可作荆公古文讀君聞之又當一笑置之爾乾隆癸丑

鄭氏應氏皆在明中葉爲公稱寃其言斟酌盡

二二五ノ六ノ言附金

善是真能讀公全書識宋時事者

答汪豫年書

名世樟秀水人

上翔謹白汪君豫年足下違別以來倏經八載憶
己酉獲侍昭武郡齋僅踰月耳而語言相接又無
幾時固已私識足下爲竒士難得茲蒙手書下界
讀罷輒爲驚歎而不能已以爲士志乎古者希矣
足下若望古人爲必可至而尤爲愚所願深交益
自奮發而忘其年之老其喜極無量則又不獨爲
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情已也夫士之志
乎古者不必有合于今而亦未嘗無一合此似有
天焉而非人事之偶然者漢以前無論唐自昌黎

韓氏於文有起衰之功而生同時則有柳子厚歐陽修崛起於宋一時若王介甫曾子固蘇明允子瞻父子亦相繼並世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自是六七百年中間才大而學博者不可勝數而其文終不能與諸君子相後先則以學術至宋南渡後壹切議論源流本末分門異戶其勢有難以復合尤非言說所能盡於此而欲使文與道合其能言之者誰與卽言之其能聽而和者又誰也愚竊不自量所爲王荆公年譜一書亦以公道德文章經濟節義本爲宇宙不常有之人而遭世汚

蟻實起於挾私好勝之徒輾轉造作語言出于無稽者什八九思欲掃除浮說以警雷同使公道以明人心以正而學術有歸亦爲荆公身後不可少之書今足下求觀甚切而來書所舉明妃曲若甚忿疾於毀者之言于黃山谷和張文潛詩特舉荆公六藝學一首因知用心于荆公全書于此可見其槩矣愚嘗于明妃曲竊怪羅景綸依附范沖而支離尤甚山谷和文潛詩八首宋文鑑僅錄旣見二韻而于所稱荆公妙處不朽一首反逸之悉爲辯駁有成言矣茲何幸與足下不相謀而相合已

無間于千里之外邪愚前年爲公像贊亦謂吾爲
此譜固將貽諸衆惡必察者而迢遙以俟乎千春
也陳伯玉有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愚謂古
人在則人亡則書後人日日讀古人書卽日日如
見古人矣惟來者誠不可知耳今愚年八十而足
下齒方壯天如假我數年尙得以有言不盡者往
來相證於千里之外而卽以千春之來者幸得於
目前所謂不獨爲一己之私與一時交相慕悅之
情者此也來諭又謂近日考據餽飭之學盛行于
世不足爲通儒足下所見及此古人不難到到古

右雖未會心粗可記憶會托撫州邵別駕令弟
名自本者轉求先生己酉以後著作及王荆公
春秋斷爛朝報辯承寄二冊仍是前所得讀者
儻也兩載頃以江西回空糧艘過德獲接先生
手書寄家大人者並閱所致金舅祖各札反復
尋玩如獲百朋竊惟先生之學與年增長所見
者大所志者遠然而難爲今之人言也數十年
來考據鉅釘之學盛興於世往也掇拾註疏及
說部中剩語自誇博物夫魯魚亥豕審別固宜
然謂通儒必知此則可謂知此卽爲通儒則未

必可樟賦性愚劣竊不願爲流俗人附和自至
撫州蒙先生教令讀王荆公上皇帝書比年以
來誦之不輟因取今人所自以爲古文者讀之
而嘆古文之學至今殆廢矣荆公自宋以後遭
誣太甚前人議論大都勦襲相因卽海鹽張氏
所刊李雁湖詩注如明妃曲二章云漢恩自淺
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范冲以爲背恩棄主
心術具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宋以
來惟黃文節公庭堅推嚮獨至其挽神廟詩云
釣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三章云昔在基皇極

師臣論九疇皆以古大臣爲比又和張文潛詩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
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
公爲區別否嘗於尉葉縣時作詩有俗學近知
回首晚之句大爲荆公所稱賞先生積學高識
能自立於古作者之林今聞荆公年譜有作知
必可傳於後世無疑違教後歸至敝廬讀書二
年繼遂竊食京華隨宦東魯倥傯逼迫多櫻物
務今者不知果克回首乎抑終淪廢於俗學乎
倘蒙先生念其嚮往之切憐而教之亡羊補牢

收之末路則此後所學皆先生賜之也年譜書
成尙祈附入都者便交德州弁近來有所作著
悉以賜覽幸甚禱甚家大人專札致候曾附督
運官回諒能卽達樟恭請文安去人倚馬以待
語無倫次並惟恕之是幸謹啟

三
月
三
日
金
一
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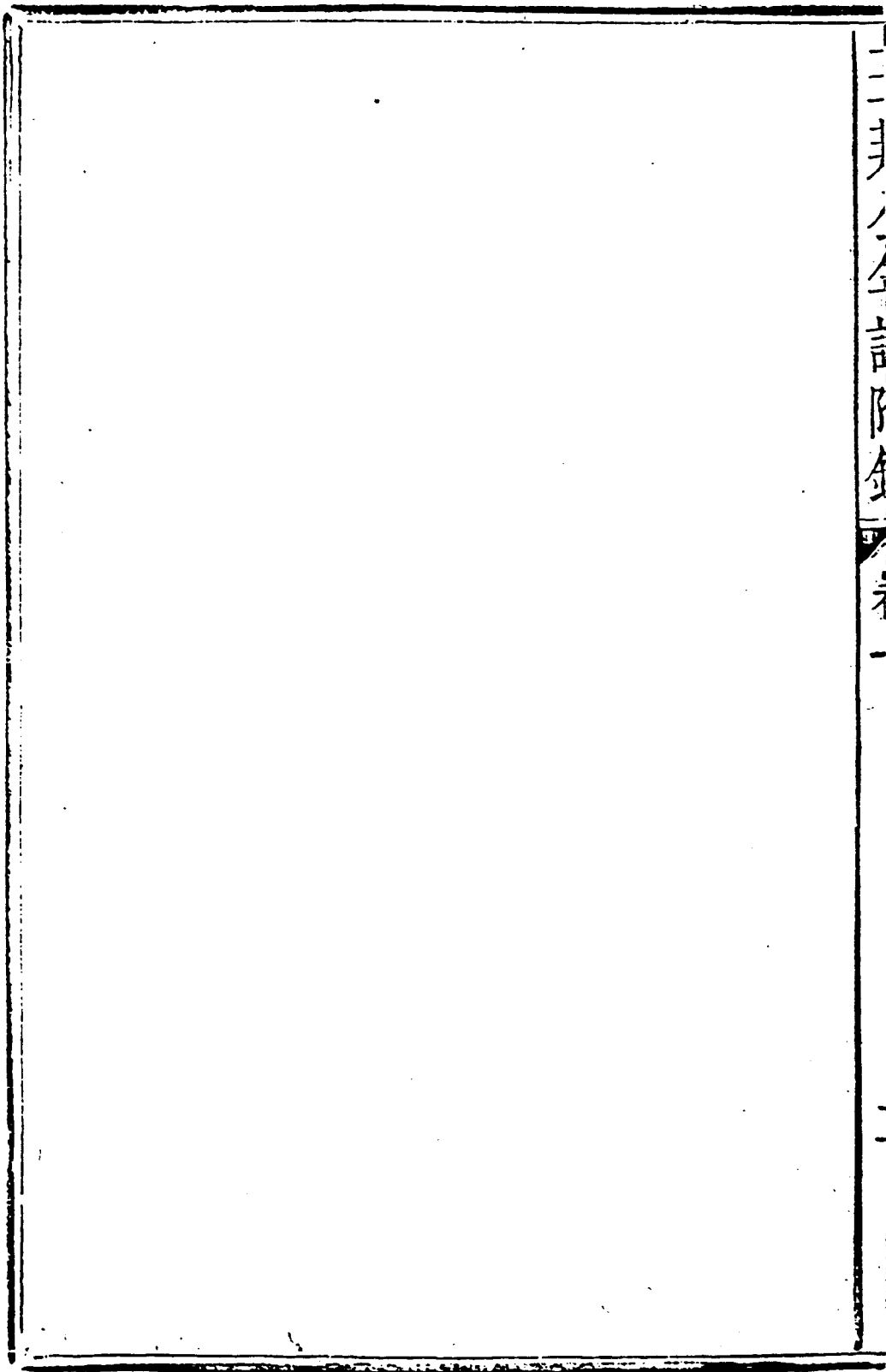
送嚴生淑襄序

存是樓稿

奉新嚴生淑襄吾年家子又常從余問業焉生好學工文挾其少年英銳之氣又備家世科名隆盛之時宜躡巍科致通顯不難比年有志乎古諄匕歲音問不絕今年秋不遠五百里而來有造於敝廬則以聞吾所爲王荆公年譜將成必欲親見之且得聞吾言以爲他日讀是書之法嗚呼生之意勤矣而其爲有志於古學誠大矣雖然荆公之書之不易讀也卽荆公之爲人之不易知也自世有讀荆公文者曰吾不以人廢言也則又有爲之說

者曰吾惡其爲人而遂不欲讀其文彼其人第見
人人所見之書而不知人人所未見之書卽讀人
人所見之書則必棄其所美而暴其所醜皆是也
於是有所稱號爲讀書萬卷者至等於目不識字此
余年譜之所以作也余老矣今且由孝而老讀其
書猶望洋而莫得其涯渙生年方壯其於是書也
他日必有起予所未逮而余又烏乎測之揚子雲
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岊嶮也其荆公之謂乎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宋至今七百年惟荆
公誠足以當之生如有志乎古其又奚他求哉於

其別遂書之以答其遠來之意嘉慶八年癸亥仲
秋月朔日



是存

道者是而已矣以是存道而非道之所以存何也是專而道廣也而以道藏是又道粗而是精也故聖人得其常道析之而皆是則道存矣細人得其偶是合之而皆道則是存矣是故聖人常精其是於事會交錯之間無專是也無非是也後有尊道者亦若是焉權其一是一必交於衆非譬淘人淘金沙盡而金乃見指沙爲金雖上知不能測其存沙盡見金雖悍者不得誣其實且是不甚其是不足存而存是太甚者其是亦常不存也故言其所是

必無或爲非是者窮之古有堯舜道之祖也是之主也人之所尊亦衆能之所共阻也堯舜之後以無堯舜矣故孔子曰蕩七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賢堯舜者湯武不能及賢仲尼者堯舜又弗及博而較之皆有所不及推而愈下則其爲不可及之數無算矣然而言湯武者不必以堯舜之故貶賢也商周革命之事仲尼無及焉故曰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賢仲尼者亦不必以賢於堯舜賢之也仲尼其至聖矣而不自以爲聖也嘗稱祖述堯舜矣然又曰不爲己甚者是故六藝無非教也

三十七十子之徒無非學也推而愈下雖互鄉之
童猶進焉故語其甚則堯舜湯武有所不及去其
甚則人皆進此無他是存而已矣是故比干剖心
仁其死也微子箕子生存亦仁而後世有匹揚雄
於箕子者此無他故焉是存而已矣伯夷之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也柳下季之降志辱身也介然於
殷周之世先後稱賢矣然而後世有李仲元者則
又措其躬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無他故焉是存而
已矣夫畫蛇者不可爲之足天下固有有足之蛇
矣然而所畫之蛇必非有足之蛇也夫逐亡羊者

以多岐而失然而不岐不足以爲道羊固在岐而逐羊者自不得岐之羊也今以一羊不可之百岐而必舉一羊之岐以廢岐之百豈岐之固然哉瞽無與於五采聾無竅於五音是固然已今且有歌舞于此爲之見見聞聞者莫不暢然也今且有聾盲於此聾者得形亦復暢然瞽者得聲亦復暢然然則聾盲何病於歌舞哉歌舞也夫何喪於聾盲哉而河伯方竊匕然望洋而見少也不知惡沱之視江河猶水也故曰無專是也無非是也而且是之中有是焉聖人又嘗辭于其迹東海有鳥斲焉

照水而水墨烏黓於是焉患其物之窺已也則照
水以自蔽然而有海烏者視其墨而攫之乃愈得
烏黓矣夫自蔽是也然卒爲海烏所窺者存是太
甚也有甚則有迹故不善用其迹者無迹也而使
之有迹烏黓是已如有善用其迹者則雖有迹也
而使人不見其迹故孫臏減竈可以禽梁將虞詡
增竈可以勝羌是故聖人之於道也達之若水其
來無已其往無所止禮樂以柔之鬼神以幽之詩
書以侈之仁義道德以體之百王征禪損益以紀
之猶陸則資車也水則資舟也夏則衣葛也冬則

衣裘也是存而已矣故其上者尊之其次存之或小或大循於其會或毀或成安於不爭或已與人相爲主臣猶數南北東西各得惟然故天下莫能窮由是言之是亦有定是亦無定是其所是則宋襄公之以仁義挫其國也是也非是而已矣非其所是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說也於是有以杖擊公孫龍者曰吾擊非公孫龍而公孫龍乃始卷舌而亡其辨非其所非其是乃存此有定之一端也故存是者去其太甚而是已存亦聖人所以精其是而全其道於至廣也

王交三墓誌銘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月二十三日吾友王君交
三卒予聞而傷之曰嗚呼交道之薄也君獨以重
友生敦尚氣誼名聞於一時士之爲學以苟且趨
合時好者衆也君獨務爲博洽謂學必通經文必
擇其尤瑰琦者法焉予嘗言科舉之學其能辯論
古今文高卑正僞因以古文爲時文必曰宜師艾
千子君以爲然乾隆壬午君從艾氏後人訪先生
文所未見於今者畢以授予獲其像畀予贊焉復
爲裝潢完好而歸之此一事也予讀荆公書常憤

後世詆毀者皆失實竊計倘盡取公事實論次之
以爲年譜宜得以正其謬妄而君亦以爲然東鄉
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後也世藏有荆公畫
像君又親往求之至則設几席焚香戒予具衣冠
肅拜然後得從瞻仰焉有題其上者則江西前布
政使彭公云有同年顧棟高欲爲公年譜屬求公
像以冠其卷首檄下撫州守得之遂撫以往則乾
隆十五年也君益舉酒酌公前揖予而言曰斯事
之鬱滯久矣今子有志於是賴公之靈有以默相
吾子子其曷可以已乎予謹謝曰不敢忘是爲辛

丑三月此又一事也嗚呼君之志如此其於爲學也可推而知之君名思泰世居東鄉黎墟年踰四十始爲縣諸生曾祖某祖某父履宏國學生母唐氏君事親孝友于兄弟娶金谿銅嶺李氏裁數里父之族皆曰此吾家賢女夫之族皆曰順婦也子爲標孫式和君得年七十有三李氏前君一月卒年六十有七以十月某日合葬於本里某山君之未卒前十日予猶及見君尙孜孜問予荆公年譜書成否金谿蔡上翔銘曰黎墟一隅舊爲臨川十里而東上池在焉其西廿里段墟艾氏文學宗工

與荆公同兩公堂堂像則拜之曷爲謠詠務詆壞
之君今已矣我書未成他年宿草敢告君靈

譜成於嘉慶八年癸亥距乾隆壬寅二十有二
年上翔年八十有七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一

自天禧元年至康定元年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公生

臨江府名宦志曰王益字損之臨川人荆公父也宋天禧中判臨江軍清江縣古跡志曰維崧堂在府治內宋天禧中王益爲臨江軍判官其子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又縣志載王直科甲題名記曰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其子荆國文公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

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
考畧曰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至哲宗元祐元
年薨年六十六公有酬吳冲卿見別詩同官同
齒復同科朋友婚媾分最多又祭冲卿文曰公
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菱公二女
長適冲卿子安持又宋史馮京傳魏泰東軒筆
錄王明清揮塵錄朱翌猗覺寮雜志或明言生
於辛酉或明言得年六十六其他引用白雞事
甚衆自正史誤載年六十八後來以史學名家
者不特無一人正之且有因史誤而改爲生於

天禧三年己未正史之不足憑此譜開卷可見
矣昔漢范升奏不立左氏傳陳元謂升等所言
皆斷截小文褻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也今予緝公年譜凡
後人指公瑕疵妄誕無稽非同小差則多於年
數不合得之首詳於此覽者得以考焉

乾興元年壬戌二歲

正月朔改元二月真宗崩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二歲

二年甲子四歲

三年乙丑五歲
四年丙寅六歲
五年丁卯七歲
六年戊辰八歲

臨川王氏登進士者真宗咸平三年庚子陳堯
咨榜王貫之安石叔祖也祥符八年乙卯蔡齊
榜王益安石之父也慶歷二年壬午楊寘榜王
安石六年丙戌賈黯榜王沆安石從弟也皇祐
元年己丑馮京榜王安仁安石兄也嘉祐六年
辛丑王俊民榜王安禮安石弟也治平四年丁

未許安世榜王雱安石子熙寧元年戊申召試
賜進士及第王安國安石弟自咸平三年至是
共六十九年安石祖以下登進士者八人而毀
者乃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何其妄也公誌貫
之墓曰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
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王氏起家登進士
自貫之始故錄於此

七年己巳九歲
八年庚午十歲

廣東省名宦志天聖八年王益以殿中丞知韶

三才全書卷之四
三十一
三十一
州三年以憂去又四川省名宦志王益荆公之
父祥符間任新繁修學校禮師儒與梅摯等唱
和詩賦最多○考畧曰此紀年誤也祥符在位
九年八年乙卯王益成進士年二十一

九年辛未十一歲

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歲

二年癸酉十三歲

公有傷仲永篇曰金谿民方仲永明道中從先
人遷家於舅家見之當是楚公自韶州丁衛尉
府君憂也

景祐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三年丙子十六歲

憶昨詩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全並緇人衣

四年丁丑十七歲

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是
年楚公通判江寧府公亦隨宦至江寧也憶昨
詩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又曰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公自年十七

三才圖會卷之四
八時卽以稷契自命如此

寶元元年戊寅十八歲

是年十一月故元

二年己卯十九歲

二月十三日父益卒年四十六蓋生於淳化五
年也楚公通判江寧旣卒於官塋於江寧牛首
山子孫遂家焉憶昨詩昊天一朝畀以禍先子
泯沒予誰依

康定元年庚辰二十一歲

考略曰公康定元年二十歲明年二年冬則改

元慶歷矣公一生得免於詬厲者唯此二十年
耳然已有荆公少年懷刺見濂溪之說予特爲
論之尤詳云

二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 自慶歷元年 至慶歷四年

慶歷元年辛巳年二十一

是年十一月改元

憶昨詩曰母兄呱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自
寶元二年二月居喪至是服闋詩曰屬聞下詔
取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則入京師應禮部試
也

慶歷二年壬午年二十二

是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是年簽書淮南判官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惟楊寘審賢榜王禹玉珪韓子華絳王荆公安石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

史本傳曰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旣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

進士上第

考略曰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在慶歷元年
至二年再上歐陽第二書及歐公送曾鞏秀才
序皆無一語及安石而子固遂歸臨川矣今日
介甫由歐公延譽擢第是置子固稱道介甫于
歐公與歐公傾服介甫之書皆未之入目而於
二公相見之歲月全未之考也本傳一開卷而
乖謬若此則由元人修史皆雜采毀者之言爲
之而六七百年來從無有正其謬者予因取歐
曾二公往來書牘備錄於后使知作僞者無之

而不毀而毀者之妄亦無之而不敗也據名臣
言行錄是說也出於溫公瓌語

送孫正之序○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
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
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
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
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
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
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
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教不自

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
圓冠絀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
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于揚得友
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
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
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
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
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
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

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考略日子固上歐陽學士第一書曰觀聖人之
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則介甫
此序謂以孟韓之心爲心兩人終身學術蓋未
之有易介甫憶昨詩曰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
稷契遐相希是時介甫年十八九已以天下爲
已任今序曰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亦猶是
耳其後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或辭館職辭
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最後辭執政而歸遂
不復出則皆有故而非高尙其事要君取譽於

一時其全書可考而知也

慶歷三年癸未年二十三

憶昨詩示諸外弟○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
多芳菲短垣困七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幽
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
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落
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
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全並緇人衣明年親
作建昌吏四月挽舡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悟
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

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
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昊天一朝昇
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背血
被面無時晞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
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
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
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庠獨有廟塔
尤峩魏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
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旂騰書漕府私
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

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
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
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排山扉當時暑兒戲我側
於今冠佩何願也况復邱樊滿秋色蜂蝶摧藏
草腓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駟駢留
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考畧曰公自丙子以前常隨宦遊至韶州丙子
以後年十七至江寧旋居喪三年慶歷二年成
進士官淮南三年歸臨川卽此一詩而二十三
歲以前歷七可據如是也造謗者謂荆公少年

懷刺見濂溪則真無其時無其地也江寧舊名
建業亦名建康今諸刊本皆云建昌吏是相沿
承誤否

傷仲永○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
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
詩四句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
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
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
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學
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見之十二三

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
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
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
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
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
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附雲林圖記書後○凡人之賢不肖皆於其卒
也命之始不肖而卒也賢則謂之賢焉可也始
賢也而卒不肖則謂之不肖可也金谿雲林三
十六峯鄉人危太樸雲林圖記曰近崖山有神

童峰方仲永者實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余謂仲永始而通悟終焉爲泯然衆人見於荆公悼嘆者詳矣則仲永何足以當是山之靈而是山亦何樂藉仲永以受此名哉予是以嘆誌者因荆公此文而附和之而不知已失荆公所以垂戒之旨矣世之爲賢不肖者可不知所從事哉乾隆己丑上翔書

張刑部詩序○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揚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

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
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
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
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
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
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
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序
考略曰予嘗有言詩話盛而風雅之道靡矣至
宋尤甚而其品益下惟荆公無有卽平日與人
論詩亦絕少其不好爲議論與言人短長亦於

此可見矣此序因刑部與楊劉並世故言其文
詞染世學者迷其端原然前乎此石守道作怪
說則痛詆大年後乎此歐陽公以古學倡天下
而文體爲之一變亦以楊劉爲言云刑部名保
雍曾子固嘗誌其墓

同學一首別子固○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
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
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
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
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

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
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
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
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
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
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振以至乎中
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輔中
庸之庭而造於其堂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
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輔
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

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考畧曰介甫同學一首其言及于中庸蓋本之
子固懷友一首原文也中庸二字本出於夫子
之口而載於論語之書其後子思作中庸荀卿
謂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
思唱之孟子和之則固以中庸爲子思所作又
其後孔叢子載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
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
之言有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則已不免有
疑辭矣自是由周秦以及漢唐中間未有從事

中庸專門名家者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子以爲此中庸之義疏爾而又曰不作可也又送太原秀才序則猶若有微辭焉蓋自韓柳而下至北宋若柳仲塗穆伯長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此皆言道術者總之不離乎孟荀楊韓慶歷元年子固初上歐陽學士書曰仲尼旣沒觀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慶歷二年介甫送孫正之序亦曰以孟韓之心爲心則今懷友同學一文雖作於慶歷三年而曰望聖人之中

庸而不能至則固非舉子思全書而言之也其
後二公作洪範傳亦皆於子思中庸畧舉其辭
尤非若後世言道統者必歸焉且介甫有性情
說若甚爲習之下鍼砭者子固懷友一首最後
見收於吳氏能改齋漫錄此自是子固少年之
文非其至者然而二公立志之蚤望道之卓終
其身能砥行立名於後世至今六七百年未有
能繼之者尤不能無重感於斯文也文云予在
淮南爲正之道子固蓋在慶歷二年還江南爲
子固道正之卽在歸臨川時別子固而復之官

淮南也江南卽今之江西前此皆稱江南云

李通叔哀辭

弁序

通叔字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七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郎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

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
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
未嘗接于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
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
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少也以爲
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
也凡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
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
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

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于道

二一
今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
兮甚懼以憂倚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
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
兮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
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
兮於安以疇尙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
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
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
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瘞于棺
兮誰坎于邱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

兮予生之愁

考略曰通叔卒於慶歷元年明年公簽書淮南判官其言會有江南之役泊東流卽三年歸臨川反揚州而作哀辭也其切於求友必窮六藝以入於道德悲其窮以天不得沛吾君德澤以及於斯民大意與孫正之序曾子固同學一首無以異是不可以不錄也

上徐兵部書

節錄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

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寧

祖母於堂十年榮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唯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也也不識執事謫之貫之宜將何如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
考略曰此書與憶昨詩合故錄之

慶歷四年甲申年二十四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

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
良一無聞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七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
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
曉書史也其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
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
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塋命子億其可謂
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塋四年某還自揚
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門始後世
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

以侈疣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
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
亦教之熄也人匕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
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考略曰黃夫人金谿吳旼之配也旼爲敏之弟
吳氏世居臨川三十里外地名烏石岡所居又
有柘岡金谿自宋開寶始置縣吳敏以淳化三
年成進士而二子芮蒙又繼之金谿以儒起家
未有先於吳氏者旼之女爲王益夫人則荆

公之母也荆公少年往來外家甚數故其所爲
柘岡詩亦多敏之夫人曾太君荆公爲誌其墓
曰某實夫人之外孫稱謂不嫌從同而夫人歸
之以其孫則荆公夫人之祖母也公與子雱皆
吳所自出其被及於外家發祥又如此故予於
吳氏墓文皆得備錄之所以志兩家世濟其美
云公還自揚州實三年曰四年不合也以夫人
卒之年數之則又似作誌實在四年矣姑錄於
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

自慶歷五年至慶歷七年

慶歷五年乙酉年二十五

附曾鞏上歐陽舍人書

未錄

考畧曰子固上歐陽舍人書末云鞏之友王安石至庶知其言之非妄也百餘字悉與致蔡書同惟中多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十二字又云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是致蔡書後必已得報而後及於歐蔡書首云

三才公言卷四
慶歷四年五月日此書無年月明文卽分錄於
四年五年可也

慶歷五年三月韓琦罷知揚州邵氏聞見錄曰
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
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
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
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
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
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
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公薨荆公

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
不忌少年之語也

考略曰謂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卽非知己
之言亦不同於詬誶也曷爲必作畫虎圖以詆
之且至數十年後作挽辭而猶不忘之元祐修
神宗實錄采入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爲多皆
謗書也安石日錄至紹聖初乃出而茲猶必及
之者愈以見作僞者欲藉以實安石之罪而不
覺已自露其拙也并錄公虎圖詩於后

虎圖○壯哉非羆亦非羆日光夾鏡當坐隅橫

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
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
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
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
匕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鳥
向之俛嚼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
亦下車

考畧曰據李雁湖注此詩題下云或言公作此
詩譏韓忠獻恐無此是雁湖亦不以此錄爲然
矣而猶曰或言者爲伯溫諱也是時其父燾作

長編多主邵馬楊范故凡注中言或云者皆爲
諸人諱也李注又云或言王介甫歐陽永叔梅
聖俞與一時聞人坐中分題賦虎圖介甫先成
衆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據此則諸公分題賦
詩必在嘉祐初年是時韓公不在坐又去慶歷
十餘年曷爲與諸公賦詩而忽諄及韓公耶况
據其說畫虎圖亦非荆公自作此詩祇工於賦
物曷何嘗有一言涉於因物寓諷至挽詩則尤
周內竒怪矣

涑水記聞曰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

三井公全詩考 卷三
三
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
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
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
字介甫聞以爲輕己由是怨之

考略曰謂王廷評頗識難字此亦何傷於人卽
以爲輕己亦何必由是而怨之且廷評旣秩滿
而去矣何由而得聞之卽聞之司馬氏又何從
而知其怨而筆之於書予謂邵馬所錄卽實有
其事皆語言之微無關於身名得失之數而一
則書於數十年之後又百有餘年且有悉采入

名臣言行錄者是皆不可以已乎至延及於王氏日錄亦太甚矣閱罷爲之三歎

慶歷六年丙戌年二十六

是年公在京師

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
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電大如拳死飛
鳥 浮雲離披以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
昨夜雨滂沱北風蕭七寒到骨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六年五月甲申雨電地震
卽此年也案次年讀詔書詩曰去秋東出汴河

三井子全詩考略 卷三十一 原歷下 四
梁亦郎指此

附會鞏再與歐陽舍人書○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尙少其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于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旣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爲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

猶恨鞏之不卽見之也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匕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匕言者非爲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

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
考畧曰曾子固稱道安石於歐公至於再至於
三是時荆公年二十四所謂文甚古行稱其文
其人爲古今不常有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
乃近有刊南豐集於所致歐蔡二書末言王安
石者止僅錄其一於此書自其略曰以下至書
旣達書字止刪去一百零一字且又自言其例
曰舊刻再與歐陽舍人書及上蔡學士俱有薦
王安石一段事同而文不異止於前書載之夫
前人重出者可刪則當時曷爲並存而必待六

百餘年後刪之乎原其意蓋甚不悅荆公若有傷於子固知人之明者其實欲并一而刪之而又不得不存其一也且於子固當日倦於愛友之心至是盡沒則亦誣子固甚矣則又有於古今不常有句改爲或亦不常有者卽一句之中不顧文義之難通如此

附濂溪年譜慶曆六年丙戌濂溪年三十任南安司理叅軍程珣假倅南安令二子師事之是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

考畧曰予嘗閱林德頌源流至論貶損荆公不

遺餘力其一曰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以
不樂新法而絕予以濂溪荆公二家出處歲月
考之所謂同學者此其時耶抑別有其時耶此
其地耶抑別有其地耶此與羅景綸載荆公少
年懷刺見濂溪同一妄也予別有論著於后
慶歷七年丁亥年二十七

本傳安石簽准書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
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是爲慶歷七年
附會鞏與王介甫第一書○鞏啟近託彥弼黃
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

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
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
不勝其勤閒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
此文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
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
耻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
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
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
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
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

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尙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

考略曰子固與王介甫第一書在慶歷七年蓋子固致歐陽舍人書後是年至金陵旋往滁上又云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又云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及子固侍父疾於南京以

至於卒則猶在於是年故介甫志易占墓曰卒時慶歷丁亥也當慶歷四年子固上歐公書曰安石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今書云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夫以兩人交相慕悅之情如此猶遲十餘年乃始相見於至和嘉祐間則凡介甫生平其不肯妄交一人又可知矣介甫慶歷初年文字少開廓亦間喜造語誠有如歐公所云者歐公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予謂此數語卽歐公所自道而起衰之功遂與昌黎並以是得成其

王荆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藝文下 八
爲歐陽子之文也夫爲文而求爲似人則人亦
必能似之亦安能獨有千古哉介甫英分絕人
自命又最高故其後來爲文不惟不似孟韓而
亦無有擬似周秦兩漢者此其所以亦成爲荆
國之文而獨有千古也觀其常題張司業詩蘇
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豈非有見於自然之難
及乎昌黎平淮西碑孫莘老謂其叙如書銘如
詩而介甫且曰筆墨雖巧終類俳殆亦有合於
不必似之之說乎或曰語不可造乎曰詩書六

經之文檀弓左邱明之書皆造語者也揚雄以
法言象論語其造語尤甚然非假論語以爲語
故能自成爲法言之書三代而下漢以來作者
如林如揚雄亦何惡於造語哉

讀詔書○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
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
羣策頗說新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
天下獨君王

考畧曰李注云慶歷七年八月錢彥遠奏前歲
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千里今復大旱

入心噉也此詩言去秋正彥遠輩論奏時又注云慶歷七年三月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不入農失作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天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于人不如移災于朕自今中外臣僚共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又注云降詔在三月則此詩當在春時作也故云新年又亢陽與馬運判書○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荅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

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

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
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
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
儻可上聞行之否

考畧曰據書中云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沐水又
絕當與讀詔書詩宜並錄于是年公吏縣時惓
七民事先天下之憂而憂如此此等文固不可
不錄也

鄞縣經遊記○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
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

寅升雞山觀礮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
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
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
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
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
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
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
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
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
普寧院日下晏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

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考畧曰史稱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考是年公初抵任其勤已如此史又云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此卽異日行青苗之法也此豈有意於厲民與有私於征利哉而後來攻新法者極詆訾之言而不察其心何也歐公他日薦之謂以吏事兼有時才卽治鄞可見矣

上相府書○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
恥而憂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
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
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
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
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
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
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
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
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

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邱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賢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

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考畧曰據子固作都官誌云安石知鄞縣慶歷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塋公明年某月詔曰可考是年相府賈昌朝陳執中也明年閏正月文彥博同平章事意潞公知安石實始於此

慶歷八年戊子年二十八

二月癸酉頒慶歷善救方

先大夫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

王荆公全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
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
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
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
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翕然
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
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
邪卽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
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
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

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太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

三井心全詩考世
卷之二
庚辰年
三

萌蘖一切擿^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接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惟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刼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刼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

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
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
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
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
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
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
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
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
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

王荆公全集卷之四十一
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克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考畧曰公父都官墓誌本以此述請銘于子固今獨錄此亦以述與銘其言質實如一皆可並存不朽也公又有先大夫集序曰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公爲文簡而有體類如此又有答韶州張殿丞書亦爲都官而發其

言尤激昂悲痛可爲千古監戒茲不錄予別有所論著云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

向之渠川稍七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穉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入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

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
而又導利去害汲匕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
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
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
事少畱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考略曰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歐陽公誌其
墓云慶歷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
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
是公有上杜學士兩書應在七年八年也小人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公後

來變行新法亦猶是意然不若治鄞時悉著成效以無有旁撓之者也

上運使孫司諫書○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

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

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
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
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
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
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
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
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
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
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
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

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
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
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
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
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柰何又從而爲之
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
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
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
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
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

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不所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徃徃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

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
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
伏惟畱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
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于犯云云

考畧曰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
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及收鹽一詩其爲愛
民惻怛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
弗如宜乎歐陽修薦安石疏云議論通明兼有
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洵非虛譽無如後
人錄公文鮮有及之者也

三才圖會

卷之四

四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四 自皇祐元年以至至和二年

皇祐元年己丑年二十九

公在鄞

善救方後序○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嘆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若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

三才不命言不田
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
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
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
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
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考畧曰善救方殞於慶歷八年至是刻石而布
之必推本於先王不忍人之政其言簡而明大
而非夸自是公之文皆可一望而知也

八月以文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龐籍爲樞密
使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共奏曰公私困竭正

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
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
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省兵○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
以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
寡雖危猶幸全將旣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
敗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
驕惰習已以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
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
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

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李注先儒嘗言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自相殘也譬之一

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
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
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
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謹任人闖外
之事將軍處之一一申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
安得不敗據此雖言兵以少勝而擇將之說畧
與公同

考略曰據綱目皇祐元年八月文彥博龐籍建
議省兵公此詩必作於是年大意謂兵不可遽
省而省兵必有時當如豳風七月詩能行王政

使百官勤儉人民給足然後可議省兵亦古者
寓兵于農之意也李注謂先儒有言蓋出于河
南遺書呂與叔東見錄雁湖全錄于此詩後蓋
專言曹操官渡之戰光武昆陽之戰謝元肥水
之戰無非以少擊衆者似此書生迂濶使試以
闕外之事則直有往而靡耳夫兵之多寡戰之
勝敗全在擇將得其人與不得其人未聞專舉
兵以少勝爲法也昔王翦秦之名將也始皇欲
使伐荆翦言非六十萬人不可其後李信果以
二十萬人而敗而翦卒用六十萬人而滅荆則

吾不知與叔所錄又謂之何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黃山谷嘗言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德占以才略出于深山窮谷而揭日月于萬夫之上年四十大命質傾使人短氣據此而德占之平生可知矣永樂之敗雖謂之不幸可也元祐諸儒徒以德占嘗見知于王安石石呂惠卿遂肆爲詆毀若此至舉其人擁腫輕捷以喻兵家多少之用勝敗之機此尤爲兒童之見最愚劣者而乃以奴才薄禧何哉予考呂氏錄全在以少擊衆以爲省兵之善

卽擇將之說絕與公詩本意不合孔子曰足兵
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善人爲邦百
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不云省兵也卽文龐諸公
建議汰兵亦汰其冗兵耗食傷農者耳以少擊
衆之說雁湖不能刺其大謬不然而顧錄於此
若有取焉何也永樂之敗在於元豐五年九月
此因雁湖所錄而錄之

皇祐二年庚寅年三十

是年公歸臨川五月二十五日作撫州祥符觀
三清殿記又撫州金峯公有題字云皇祐庚寅

自臨川如錢塘過宿此

書陳祁兄弟屋壁○千里歸來倦官身欲尋田宅
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李注按公皇祐二年自舒州通判將告歸臨川
訪鄉人作此詩又李注云予於撫州得此詩石
本乃新授將仕郎守惠州河原縣主簿陳祁立
石又張青在補註云公又有與陳君一柬并附
于此安石頓首還做廬幸數對按發有日更承
出餞寵以佳句尤愧忤不敢當厚意之辱宿宇
下嘗成一絕今書奉寄想一笑而已秋涼加愛

王安石全詩卷之四
三十一
安石頓首陳君舅弟足下九月十二日

登越州城樓○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
國可憐客子無定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縹
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回頭人間未有歸耕處
早晚重來此地遊

李注曰作鄞邑滿秩而歸公眷于鄞猶愛桐
鄉之意

皇祐三年辛卯年三十一

是年通判舒州

到舒州次韻答平甫○夜別江船曉解驂秋氣象

亦潭七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
問嗇夫多不訛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
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考畧曰朱邑少爲桐鄉嗇夫周公瑾廬江舒人
行問多不訛坐論少能談地僻少學指南無人
也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
聲落竟慳浙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皖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
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考畧曰紀雨傷旱也火耕無遺種憫農也肉食
有厚顏刺時也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公自註

皇祐三年九

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懷寧縣山谷乾元寺
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翱
習之書聽泉火之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冷七而北出山靡七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
竟悵望以空歸

李注據晁无咎以此篇入續楚詞晁云蓋公在
江南時所書野壁辭凡二十四言世以謂其六

藝羣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焉
附黃魯直題山谷石牛洞○司命無心播物祖
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考略曰據魯直年譜此詩作於元豐三年皇祐
中王荆公通守舒州嘗題以詩故山谷亦擬作
又云石牛洞在舒之三祖山山谷寺魯直嘗游
而樂之因自號山谷道人
附程俱麟臺故事○皇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
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
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遷差知穎

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
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
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
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
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
後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石退靜並乞
特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闕俟
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卒不
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爲史館檢討嘉祐元年
瓌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

附陳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節錄襄雖

愚所識近世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
不敢隱惜詳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
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有舒州通判王安
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
時○案此書所共薦者殿中丞致仕胡瑗潁州
司法叅軍劉燹廬州合肥縣主簿茲不錄此書
無年月可考並錄於此

乞免就試狀○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
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塋

三才全書
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在京師比嘗以此自陳
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罪幸蒙寬赦卽賜
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辜
嫁奉養之急而逡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
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
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
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
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
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

虛名亦自嫌稿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
廉

考畧曰安石皇祐三年通判舒州由初仕至是
十年從無一牘干謁於貴人之門以求速達次
潞公當世大賢居相府首荐安石同時則有陳
襄薦士書安石與焉雖以潞公舉其恬退及朝
廷召試赴闕猶自言嚮時辭試有故而恬退非
其本意又數年則有歐陽修薦之于朝皆稱道
其賢如出一口毀者乃謂安石本楚士未知名
于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

與韓絳七弟維及呂公著三人更相稱揚之名
始盛而正史采之嗚呼爲是言者亦曾考皇祐
三年文潞公以韓維王安石並薦乎亦曾考陳
襄與陳舍人薦士書謂安石文學政事已著聞
于時乎亦曾考嘉祐初歐陽公以王安石呂公
著並薦於朝乎而是時劉敞之薦孫侔亦曰求
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乎由是言之韓維
呂公著方藉文歐二公與安石並薦而韓呂豈
能重安石安石亦奚藉韓呂以爲重哉夫自皇
祐三年至熙寧中間二十年安石聲名滿天下

若范文正公富鄆國韓魏公曾魯公皆爲所稱
譽甚久乃毀者置諸君子不言而曰藉韓呂爲
重于此見毀者無之而不妄也

皇祐四年壬辰年三十二

通判舒州

老杜詩後集序○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
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
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
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
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

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四年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杜甫畫像○附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

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七盜賊森戈矛吟哦當
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怨四海寒颼颼傷屯悼
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
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胡仔茗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時人題詠多
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
日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
考畧曰李注云公不喜李白詩而推敬少陵如
此特以其一飯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予謂少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三才圖會卷之四
三才圖會卷之四

陵處盜賊干戈流離之際而不忘忠君愛民宜
爲後人所欽慕若介甫身登仕籍無不以愛民
爲心自任以天下之重終身未之有渝何後來
同聲毀公者卒無有能諒其心也公詩高出一
代未嘗自矜其能與較量前人短長則謂不喜
李白詩亦傳之者妄也題像詩不知作於何年
因此序而附錄之

祭范潁州文

考略曰范文正公卒于皇祐四年五月公有祭
文茲不錄然其始曰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

迄終名節無疵末云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
不肖辱公知尤是其生可爲一世之師沒則爲
邦國之憂文正可謂不愧乎其言卽公亦嘗受
知於范公見重於當世大賢固甚早也陳師道
有上蘇公書云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
於知小人而師道云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
反置之耳嘗以時考之荆公由簽判淮南知鄞
縣倅舒州凡文正所及見之荆公尙官卑職小
固無有事權能進退人安得有小人附麗之者
公嘗有答孫少述書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

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固素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謂是君子得與通周旋者亦少也何有于小人師道貶斥荆公太甚而并謂之正所言爲未盡道聽塗說果何所聞而來哉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

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
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
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
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
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
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
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
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
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
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

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
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从先生尙有
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
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旣次以藏
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
其能使先生傳耶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詩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
春風祗涕洟花發鳥啼皆有思忍尋常棣脊令
詩

考略曰安石兄弟七人長安仁常甫次安道勤

甫母徐氏出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公誌常甫
平甫墓皆言其孝友最隆亦家世實然常甫卒
於皇祐三年至四年而塋誌文自明詩曰眼入
春風亦四年春也故誌與詩皆錄于四年
皇祐五年癸巳年三十三

通判舒州

發廩○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
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
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
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二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

三井心全言才賦
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惇崎嶇山谷間百室無
一盈鄉豪已云然罷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
沃人良耕他州或皆窳貧富不難評幽詩出周
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
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
爲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賦間關
幸見省笞撲隨其後况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
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隣銖兩徵坐逮空
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

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懷七常慚疚昔之心所
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况乃余之陋內訟
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兼弁附○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
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
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火堙
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
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寓言附○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
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
務此區區挫兼弁

李注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
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
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
始鮮矣始余以勤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
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之變兼弁可無摧而此
詩乃復以挫兼弁爲非

考畧曰發廩詩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李注

云公與皇祐三年倅舒州至和元年除館閣則詩所謂三年者蓋自三年至五年所見閭閻之疾苦官吏之追呼無不具託於詩篇故予於感事兼弁二詩並錄之寓言又錄之雁湖於寓言詩註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仗節死誼之士始解矣始予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弁爲非考畧曰兼弁詩旣以

兼弁爲奸回矣其云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吟
卽所謂先王經制與七月之詩是也俗吏不知
方掎克乃爲材固非卽俗儒不知變謂兼弁可
無措亦非也語意本如是耳至寓言詩婚喪補
助諸語皆周官之成法孟子之遺言也末云後
世不務此而徒區區推兼弁猶無益焉視前詩
本一意相承而至是尤加深切耳雁湖引楊龜
山之言旣於辭與意俱失而又以此爲奸其言
深文刻核是豈學道人所宜出此雁湖注兼弁
詩弁引蘇子由言介甫小丈夫又謂今日民遂

大病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豈其然哉子由當元祐時猶謂安石山野之人於吏事冥無所知安石一生詩文具在何肆口詆毀至此嘗見子由古史序裁及第三句而大駭既而閱古史全書竊憤太史公文雄百代雖數千年來未見遷之後有遷而乃遭此破碎滅裂後人輕薄前賢未有如子由之甚者則介甫之不免受其譏訕又何怪耶龜山集今不見譚勸墓銘

曾鞏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宋故衛尉寺丞

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尙書都官員外郎贈尙書
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
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塋於撫州金谿
縣之某鄉某原旣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
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
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叅軍曰安道
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荆南府
建寧縣令曰安國曰安禮其曾孫曰某曰某曰
某其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由工
部之叔父尙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

始起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尙書職方員外郎至於工部父子遂皆進於朝爲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於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旣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常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其效之見則兔置之人至於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

固嘆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賢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士顯其施其行易知女處於私其有孰窺嚴匕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視此銘辭

考畧曰史稱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按祖母謝氏卒于皇祐五年明年四月改元至和是時歐王尙未相識至至和三年歐公再論水災狀以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並薦則謝

氏卒已四年矣狀亦無薦爲諫官語其爲采摭
雜書謬妄可知集中又有薦王安石呂公著劄
子兩人堪補諫官小注祇載至和中而不曰某
年又注云乞畱中遂不出其言恍惚無據其爲
後人換補亦不無可疑楚公七子安仁安道母
徐氏出也安石以下皆吳夫人出而此誌闕安
世安上何也王氏由進士起家始於觀之公集
有主客郎中王公墓誌銘卽觀之也乃諱某字
某皆不書名卽祖與考及諸子亦無一名者雖
有某公兄孫也一語猶不知此誌爲何人而作

洪容齋云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
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
名字無所隱避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世多只書
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
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
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
名人文集所志往七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
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
爲不相契考畧曰予觀公誌觀之文益信容齋
之言爲不謬要之凡爲文者雖於古人有所自

來亦有不可相沿襲者此類是已因誌中有主
客起家語遂附述於此

至和元年甲午年三十四

是歲皇祐六年四月朔下德音改元

通州海門興利記○余讀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嗟乎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
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
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旣嘆其吏之能民又
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
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毆之也以賞罰用天下

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
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
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堤北海
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
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
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
以就功莫不蹶也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
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剝殘窮敝之餘可勉
而用也况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
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

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
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
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
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考略曰公他日告君與世之言吏治者無不以
愛民爲心一邑治使天下爲吏一邑者皆治故
此等文必廣爲錄之亦欲爲吏者知有所警也
遊褒禪山記節錄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
樂王回深甫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
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金谿吳君墓誌銘○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塋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

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
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
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蕃君名字彥弼
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
幽以折厥銘爲甥訂君實

考畧曰金谿本臨川地宋開寶五年始置縣吳
氏世居烏石岡吳敏淳化三年進士四子芮蕢
蕃蒙蒞天聖二年進士蒙寶元元年進士故曰
以儒起家世冕黻銘詞該核古而奇公嘗銘子
固母墓曰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

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皆可稱銘辭絕
調再考康熙五十九年重修江西省志曰按金
谿改場爲縣舊志及通考皆云淳化五年宋史
則載開寶五年虞集二孝女贊亦曰開寶初始
置縣故以此爲據此言是也科目志吳敏淳化
三年進士若五年置縣不應注曰金谿人此亦
一證矣

辭集賢校理狀○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
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
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

未塋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在京師乞且終備
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
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塋送之窘比於向
時爲甚所以今茲總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
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
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
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
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營養之
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
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

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地又聞朝廷特與
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仍
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曠
廢以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
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
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
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
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
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
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

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辭集賢校理狀二○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
差人賚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當
不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
中書差人賚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
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
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罪終不敢
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以免
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
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

所以倦也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
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
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
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
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
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此有
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
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
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
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

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至和二年乙未年二十五

是年曾公亮叅知政事公有上曾叅政書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五

自嘉祐元年至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丙申年三十六

是年九月庚寅大赦改元

公爲羣牧判官

桂州新城記○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

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
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
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
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
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
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
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
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
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
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

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

三才圖會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翼七之勤而續明七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
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
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
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
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
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
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
常博士王某記

考畧曰舊刻至和三年九月丙辰記新本二年
據本紀三年九月有丙辰

奉酬永叔見贈○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
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摠衣
最出諸生後倒屣常傾廣坐中祇恐虛名因此
得嘉篇爲貺豈宜蒙

葉夢得避暑錄話

節錄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

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遊其門而荆公終
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
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

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儻
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
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

李雁湖注曰河東王儁尙父嘗爲予言觀介甫
何敢望韓公之語是猶不願爲退之且譏文忠
之喜學韓也然荆公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
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豈好學者常慕
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韓子蒼言歐陽文
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吏部蓋爲南史謝朓於宋明帝爲尙書

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公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朱翌猶覺寮雜志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予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

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悞認事也見樵集考畧曰歐陽公詩好李白文宗韓昌黎故云老去自憐心尙在三句作一氣讀蓋公所以自道也後來誰與子爭先則始及介甫矣唐鄭谷讀太白集詩曰高吟大醉三千首此首句所由來也唐以文取士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一見於孫樵集若如歐公記舊本韓文云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又寄蘇子美

詩韓孟於文詞而雄力相當寂寞三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則皆可爲次句確證首言詩次言文也韓子蒼見南史辭句偶同遂強作解事歐公豈於謝朓詩肯自言老去自憐心尙在哉介甫詩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言壯心猶在道義若文章至力窮之後雖終身望韓公不能此正答後來誰與子爭先而若不敢以韓公自任曷嘗怒歐公以退之相比哉台觀二公詩其爲交相傾服何其至也故朱新仲之言是也王儔說亦謬而雁湖並錄之何也至如葉夢

得素好譏切荆公此記亦徒爲後來誣荆公詆
毀歐陽張本同歸於稽之言已矣世傳歐陽詩
以第五六句不得入居士集予謂介甫詩首四
句亦覺牽合費力要之詩以道性情宋儒爲詩
多言道德性命又束以近體七言其不能揮洒
如意雖二公猶不免焉南渡後唱酬淺俚有同
語錄其風益下雖不作可也

韓子

附錄

○紛七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

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雁湖
注觀公此詩尙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余在臨川

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
黃帝孔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此詩
可見

考畧曰韓子之文司馬遷之後一人此公論也
宋以來先時儒者皆尊經術明道德以孟荀揚
韓並稱自諸儒以爲獨得孟子千五百年不傳
之絕學而荀揚韓無不盡遭貶損而前此未之
聞也介甫迭孫正之序時年二十二卽云以孟
韓之心爲心其後介甫刻意經學因文證道視
韓子用力猶勤此亦公論也大抵賢者論人有

前後相異而不相妨者韓子言孟氏距楊墨功不在禹下而他日讀墨又曰儒墨相爲用此必於墨書有所見而非與孟子復相出入也可憐無補費精神當亦是公晚年所學有進不欲僅以文章高世而豈有意於貶韓子哉今李注引魯氏子弟語謂荆公平日毀人太多果出於子固之言耶則二公全書其平日交相砥礪之言具在曷爲與斯言全不相肖非子固語耶則吾謂曾氏子弟之言不惟厚誣介甫而亦自誣其先人甚矣而李氏猶載此注是旣以曾氏子弟

之言爲信卽其所註詩集甚詳試以非人太多
求之豈果有合耶此詩不知作於何年附錄於
此使合有所考云

附歐陽修贈王介甫○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
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
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
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畱連

上執政書○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
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
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

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匕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
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
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
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
尙皆客殯而不塋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
思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
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
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
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
以憂思則徃徃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

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尙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卽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綯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饕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

逃其臯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
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聵侏儒籛籛戚
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
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
於是裳匕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
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匕得似其先
人又曰魚在匕藻依於其蒲王在匕鎬有那其
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

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
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
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
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
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
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
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
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
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
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

使裳匕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
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
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
有婚嫁塋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
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
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畱一
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則人
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
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

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
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
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
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
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
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
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
區匕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近得揚州書言介甫
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亦廣

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
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
感

考畧曰揚州謂劉敞原父也原父至和元年知
制誥二年奉使契丹三年使還知揚州歲餘遷
起居舍人徙知鄆州是歐劉往來諸書俱當在
嘉祐元年二年卽原父之薦孫侔亦在元年二
年也

平山堂 原注 平山堂在揚州城西北五里大明寺
側慶歷八年二月歐陽公以起居舍人知制誥

來牧是邦暇日將僚屬賓客過大明佛寺登古城遂撤廢屋爲堂於寺庭之坤隅江南諸山拱列簷下若可攀取因目之曰平山堂○城北橫江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州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愷悌杯觴談笑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二首

原注

以黯然消魂惟別

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颺然五湖長昨日國子師髮綠約畧白青衫欲成緇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

賓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十月潁水冰問行君何爲行不顧斗米自與五
湖期平生湖上遊幽事略能知此後君最樂窮
年得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鳴鼓上洞
庭笑看紅橘垂漠七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
故人意回首一相思○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
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明蔡河風回首
成羞池獨我漫浪者尙得行相追磨刀鱸嚴冬
宿昔少陵詩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
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爲我唱不數陸與皮

考畧曰裴煜字如晦臨川人慶歷六年進士外
有龔芥菴筆記錄入辨姦後

上歐陽永叔書二○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
者之門外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
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
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
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
之餘私心眷乚何可以處道途適迴數月始至
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啟以叙區乚鄉徃之
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

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
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非乎雖然懼終
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
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附歐陽修再論水災狀

節錄

○伏見龍圖閣直

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
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
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
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
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

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採詢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

考略曰此節錄也而必盡及四人者亦以歐陽

三荆公全言考略 卷二 嘉祐 十三
公自嘉祐以來所薦士皆天下賢者豈於安石
爲失人也毀者曰安石未知名欲藉韓呂以取
重乃深與韓絳韓維呂公著交二人更稱揚之
名始盛公著方與安石並薦豈能重安石哉卽
此可證其妄矣

附劉敞雜錄○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
侔楊州人居於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
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
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
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

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於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尙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調之亦可受矣尙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

日非才在言六冊一
卷三
一
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考畧曰李注孫正之名侔字少述吳興人文甚
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
也慶歷皇祐中與王安石曾鞏游名聞江淮屢
舉進士不中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
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楊子間士大夫敬畏之知
揚州劉敞薦之曰侔之爲人求之朝廷呂公著
王安石之流也授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王陶
韓維等薦侔可備侍從朝廷除官並不赴安石
少與侔友善兄事侔及安石爲宰相道過真州

侔待之如布衣時然侔晚年性下急至於罵坐
怒隣論者以爲年耆而德衰初王回常秩王令
與侔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令最
早死回亦不壽秩仕彘顯惟侔以不仕終始予
考介甫與正之夷甫逢原皆蚤年定交而子固
正之尤爲最先者也後來毀介甫者凡其所與
遊無不盡毀之予於崔伯易常夷甫論之詳矣
原父薦正之在知揚州日故采其雜錄並錄於
此正之則別有林子中爲之傳載於宋文鑑
上歐陽永叔書二〇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

三井石全言未既
卷二
夏和
一
三

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啟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弊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也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辜於君子固有日矣

考畧曰書云五月去左右六月到楚州七月四

日視郡事則皆有月日可考矣云承守將數易
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則與知常州上
中書啟上監司啟悉合其上中書啟曰顧今州
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
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
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
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
逃於大譴上監司啟曰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
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
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

督臨下寬彫瘵此皆倦上民事去弊扶衰必得
人於其任乃能有成功卽他日上皇帝書不越
於此矣至如與歐第二書曰追賜詩書謂翰林
風月篇也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謂欲傳道
義詩也二人交相傾服如此而毀者乃有介甫
猶怒之說何哉

附梅聖俞送介甫知毗陵○吳牛常畏熱吳田
常畏枯有樹不蔭犢有水不滋穉孰知事春農
但知急秋租太守追縣官堂上怒奮鬚縣官促
里長堂下鞭撲俱不體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

問彼爲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
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國都絲鞵加錦緣銀勒
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撾盛前驅君又不若此
草轡障泥烏款行問風俗低意騎更駑下情靡
不達畧細舉其麤曾肯爲衆異亦罔爲世趨學
詩聞已熟愛棠理豈無

嘉祐二年丁酉年二十七

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附歐陽修與王介甫書○某再拜相別忽焉遂
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

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匕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卽日春寒奉大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畱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日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附歐陽修與梅聖俞書

節錄

○某啟大熱甚於

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

恐別許人請故先拜聞

又節錄

○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

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

附歐陽修與劉原父書○某啟時色可愛不廢
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父獨不往人事
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
奇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馳上
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考略曰此書無年月可考據不廢佳節之會似
與七聖俞書同一時也歐公自至和二年旣見

介甫後綢繆愷切至矣卽於同時交遊中無不稱譽贊歎不置故予於所與持國聖俞原父書必脩錄之以見後來誣介甫毀歐公者真無忌憚之小人也

與劉原父書○辱手教勤七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

不能則論某者之紛也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
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
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
夷甫輩稍也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
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
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附司馬旦傳○旦知宜興縣市貫大溪賈昌朝
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
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
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

縣歲逝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考畧曰司馬旦光之兄父池史有傳而旦附焉介甫與劉原父書予嘗閱東軒筆錄謂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爲館職頗右之旣而功不成仲昌贓敗劉敞以書戲荆公曰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故荆公答之云匕竊疑開河事歐陽公論之詳矣荆公必未嘗與其事且議河事在至和二年荆公亦未爲館職也其後閱司馬旦傳乃知其有所自來道輔爲

熙豐間人何謬誤至此

上會參政書○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

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

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

在吾君吾相處之而已耳固不可以去親之左
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吾相處
之而已耳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
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
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
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
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故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
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
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七好悻而自私
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

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
恐之至

考略曰據其書似是由羣牧判官初移提點江東刑獄然史傳及諸書所載年月多參差不合故漫錄於此

答王深父書○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譏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擧於

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
手書勤匕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
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
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脩禮之世非無
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
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
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
治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
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
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

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
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
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纜絀一官而豈足以爲
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
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
夫爲此紛七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
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
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
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
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

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
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
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
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
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
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
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
無罪固大善即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
所以爲罪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
戒幸畱意以報我無忽

考畧曰此與曾子固答王介甫第二書似俱言
提點江東刑獄時事但不見介甫與子固書即
深父來書亦不見今第錄此書可以互觀而得
之

日并全言略

卷五

一

廿四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六 嘉祐三年

嘉祐三年戊戌年三十八

李注介甫是年二月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
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
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
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
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

風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諂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彘敵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匕然常恐天下之人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

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世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翬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

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七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

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

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
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
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
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
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
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
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
賤兎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置之詩是也又况
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

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輔如毛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憫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矣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矣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

才如農夫新矣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
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
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
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
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
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
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
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
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

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

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
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
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
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而分寸之加焉何謂
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
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
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
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
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

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
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
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
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
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
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
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
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
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

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

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以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以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

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

陟者則舉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在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材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

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因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
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
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
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
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
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
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
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
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

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

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

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徃徃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

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

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七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

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
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
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
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
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塋送之事皆當於
此夫出中人以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
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
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
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
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

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以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取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也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

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徃匕得罪於族人親媼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緹以示天下

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
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
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
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
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
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
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
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
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
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

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

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
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
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
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
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
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
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
况能一七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
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
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

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三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可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

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
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
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
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
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
以此縋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
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
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
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
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

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常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誦記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

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在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徃徃而有可屬任以事者

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
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
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
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
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
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
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
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
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
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

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

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

爲而方今尤不得以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
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
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七以法束縛之
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
借之權而不一七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
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
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七
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
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以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七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之退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與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

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
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
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
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
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
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
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
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
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
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
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
變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七肝腦塗地
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
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
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
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
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
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

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

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

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

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
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
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
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
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
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
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
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
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

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

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僮也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割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

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空朝

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
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
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
宗正觀之初人匕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
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
事闢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
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
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
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
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

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
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
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
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
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
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
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
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
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
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

下倦七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附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荆公之學原本經術其上仁宗皇帝書秦漢而下未有及此者然其後卒以新法誤天下而爲當時所排擊後世所口實則非公所學之謬謀國之過也以予考之公得所以治天下之道救天下之勢而未知所以救天下之術也自宋承五代之餘西北世爲邊患太祖太宗尙苦於兵至澶淵之役和議始成雖以景德仁愛有不忍戰其民之

心而金繒歲幣數十萬歲輸於邊中原之財賦
耗矣浸尋至仁宗英宗天下安於無事又六十
餘年而積弱之勢成矣當是之時公以不世出
之才而又遇神宗大有爲之君其汲上於變法
者蓋欲以救國家積弱之勢振累世因循苟且
之習而非以聚斂媚君以加息厲民弁非假財
用不足以利一己之私也觀其與司馬諫議書
曰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
同俗自媚於衆爲尙是公慨然有志於天下之
務可見於斯矣然猶以爲未得救天下之術何

也青苗之法公始行之於鄆縣而百姓便之行
之天下而大不便於百姓者何也以一縣小而
天下大也且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治不得
其人則亂公嘗自言之矣故一縣者公之所得
自爲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爲而
必藉其人以奉行之於是貪吏蠹役乘勢以
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爲禍於天下
也若夫理財亦何惡於荆公哉夫子言足食足
兵富而後教之而孟子以勸農桑畜雞豚爲王
道之始則曷不併此而亦議之乎南渡以後畫

江而守偏安於錢塘一隅當斯時也土地日益蹙而生殖日益寡至是積弱之勢尤甚於前以至於亡國則亦苟且因循不振之故也於荆公夫何罪公有志於任天下之重在於變更法度慎選人才先是范文正公應詔條陳十事所援易言窮則變上則通上則以甚切謂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宮壅于下民困於外不可不更張以救之又論明黜陟必三載考績精貢舉必先策論而後詩賦此皆爲公書中所必欲行者而范公已先言之安有

如後人所謂議論高奇哉公稱唐太宗用魏文
正公爲相天下幾致刑措自三王以來未有如
此盛時其他河北民歎息行所贊美於詩篇者
又不一而足而造謗者且曰安石甚菲薄太宗
則詩文具在何悉與之不合耶要之荆公不得
行其志於天下則舉朝攻新法者敗之而斯文
之在天壤間終不失爲懸諸日月不刊也矣
附讀酒誥○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弗佚盡
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蘇氏子瞻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

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
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
不可得聞矣如今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
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
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又擬進士對
殿策曰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
不至此子瞻蓋譏切荆公今見於上仁宗皇帝
書是也或曰荆公之刻核不如子瞻之平易近
人宜乎子瞻以此自憇旣自錄入書傳而後之
註書傳者亦朵取而存之也予曰否七予于斯

見蘇子鹵莽經義蓋未察紂之所以稔與酒
誥之所以作也當殷紂之未喪也微子比干箕
子三臣者皆憂之微子曰我用沈酗於酒用敗
亂厥德於下箕子之言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
與沈酗於酒以紂之敗德喪邦而皆曰於酒則
酒之爲害何其大也及周旣滅殷妹土猶染舊
俗故武王誥康叔曰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爲辜卽
異日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毋若殷王受
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夫酒之害人一至於此計

此時非有以大創之則其法不行其禍不止故
曰羣飲汝弗佚盡拘執以歸於周予其殺者蓋
立法之嚴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也卽蘇子曰予
其殺者未必殺亦聖人用刑之寬事勢之或有
然者耳今也以羣飲而度爲羣聚飲酒謀爲大
姦比於今法夜聚曉散爲妖逆者夫謀爲大奸
聚爲妖逆此皆罪在不赦所謂不待教而誅者
也如使羣飲者果謀爲大奸則惡至重而酒爲
輕武王又何故諱其至重者錄其少輕者而惟
罪之曰羣飲令後世不知謀爲大姦之可誅而

但疑羣飲受誅爲大刻聖人立法豈若是之迂耶然則由蘇子之說愈有以啟後世之惑而已矣且今觀荆公此書其曰羣飲小罪也殺者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恐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而其後又申言之曰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以荆公爲說若此亦辟以止辟之義安見荆公之刻核不

如蘇子之平易近人哉吾故曰蘇子鹵莽經義
蓋未察紂惡之所以稔與酒誥之所以作也
考略曰右二論作於乾隆乙丑今附錄于此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七 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己亥年三十九

提點江東刑獄是年二月罷權茶

議茶法○國家罷權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
今實爲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
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
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
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

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撻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權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牟與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以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

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摧
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
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
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
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摧
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
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
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
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
區區於此哉

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余聞古之人措法貽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常摧其子而爲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毀九其一雖幸在漂搖亦將朽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匕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旣不責施爲安能辨賢不區匕欲救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至尊空獨憂不敢樂飲酒哿矣富阡陌哀

哉此無糗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時
術使爾安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永惟
東南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
輸將一不足往七死鞭杻販陳彼惡雜強賣會
非誘已云困關市且復搔林藪將更百年弊謂
民知可否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以朝廷每若
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
恢竒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爲上歸析剖
王程雖薄遽邦法難鹵莽願君博諮諏無擇壯
與耆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尙

三才全書卷之四
卷之四
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欲輕萬
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
考畧曰觀公於慶歷間收鹽詩與上孫司諫書
而捕鹽之爲民害甚矣觀公於嘉祐中茶法議
與酬王詹叔詩而禁茶之爲民害甚矣揚雄曰
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公之惓也民事
若恫瘝切身故嘗數舉以爲言而必欲人盡行
之何後來攻新法者必曰挾管商之術又以桑
洪羊爲比而和者益衆亦曾於公諸詩文而稍
一寓目也哉

王逢原墓誌銘○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
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
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
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
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
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已外有以行
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
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
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
友焉予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

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也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也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余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誣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琪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塋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

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
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
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考畧曰韓昌黎之於李元賓介甫之於王逢原
常夷甫皆其所深交者也其爲誌文言甚簡而
其痛彌深然非二公之才雖欲簡之而不能未
易爲世俗人道也

思王逢原○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
人撫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
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冥歸一馬馳

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
仰屋臥太息起行涕
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芽已紛披
婉也婦且少熒
也一女嫠高義動閭里
尙聞致財貲嗟我衣冠
朝畧能具體糜塋祭無所助
哀顏亦何施聞婦
欲北返跂予常望之
寒汴已閉口此行又參差
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
賢者宜有後固當慶
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
我疲學更誤與
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
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
矣已矣尙誰知渺也江與潭
茫也山與陂安能
火竊食終負故人期

考畧曰詩言又說當產子產子知何時必作於是年冬也逢原娶吳蕢女吳氏與荆公夫人爲同祖兄弟吳王二家外戚婦女多知書能詩今吳氏年少一嫠婦耳而誌曰夫人吳氏亦有賢行及觀新建陳士業寒夜錄所紀夫人後來事甚詳則知夫人賢而有材而介甫豫稱之必有所見而云然也因附寒夜錄於後

附寒夜錄○唐州多曠土熙寧中詔募民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舉王逢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於

陂旁慨然謂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
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闢汚萊均灌溉身任其
勞築環堤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壤化膏
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振窮
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諍訟不詣有司悉就夫
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十疋米一十
石予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
因爲表彰

考畧曰張邦基墨莊漫錄曰邦基外祖父吳豪
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

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侗儻尙義潛
德不耀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據此則知吳
氏家於唐州之由來矣

與崔伯易書○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
者不敢忘而人事紛乚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
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
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
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乚也逢原遽如此痛念
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
生爲銘最爲無愧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

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莘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考畧曰崔伯易號曲轅先生博學工文嘗作感山賦七千言歐陽修韓琦皆重之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英宗時授國子監直講以母老

辭意其人守道安貧蓋與介甫逢原氣類有合也惟一仕於熙寧卽以媚附安石毀之至極之踞厠亦見執其帶尾不知踞厠時何以有人在側而見者皆笑又何在厠者之衆耶鄙甚穢甚以此綴之傳尾白玉成瑕殆與常夷甫倚閣春秋一也

續考思逢原詩舊本熒七一女嫠李注新刻曰熒七一兄嫠且題下注云吳氏有賢行一姊孀居以姊稱兄可也然艾蕢誌文二女子歸晏修睦王令吳氏卽有姊旣有所歸此詩

安得及之郎孀居何僅以年少憐吳氏而以
熒七惜其姊竊意此二語皆繫於一人之身
合言之謂以婉七一少婦而傷其熒七孀居
耳雁湖或有所據而云然姑識之以俟後之
解者

與逢原第一書○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
客食中窘七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
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
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
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

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

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也然曰我處畝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

天下者僕也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
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
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
近救鄉隣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
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
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
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
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剝履缺坐
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
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

吾以謂知及之仁又守能之故以某之所學報
足下

考畧曰介甫長逢原十一歲定交甚蚤散見詩
文亦最多所存尺牘者七其第一似屬定交之
始然不知在於何年是時逢原食粗衣剝守道
安貧不獨愛其文章而尤重其節義所言修身
俟命之說原本六經宗師孔孟自謂以已所學
報足下逢原早夭及讀公全書而後知他日位
極人臣其於難進易退之節終身守之勿渝非
徒知之實允蹈之公有答子固書曰方今亂俗

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
尙不知自治而已世之不知命不能俟命者大
抵皆沉沒利欲而然故公尤數七言之而自治
取友莫不由乎此也

寄贈胡先生 弁序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
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
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
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先生天
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
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畱滯東南州飽足藜藿

三才全言卷之十
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七來高
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
者起昔時躑躅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
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
頹披旒發纊廣耳日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
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
仰戴堂陛方崔嵬

考畧曰胡先生長於公三千年公固未嘗見先
生而寄贈以詩亦不知在於何年茲於其卒也
附錄之先生爲一世師名顯天下見於歐公誌

墓文甚詳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如哉愈足以補歐公所未盡而希望先生尤大矣以先生聞名不相識之人猶寄贈不遺如此彼連語日夜之周茂叔而曾無一字相及何哉吾固曰二人者是爲無是公烏有先生也

明妃曲二首○其一曰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

王荆公詩集卷之十一
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李雁湖注曰山谷跋公此詩云荆公作此篇可與李翰林王右丞並驅爭先矣往歲道出潁陰得見王深父先生最承教愛因語及荆公此詩庭堅以爲辭意深盡無遺恨矣深父獨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庭堅曰先生發此德言可謂極忠厚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爲失也明日深父見舅氏李公

擇曰黃生宜擇明師畏友與居年甚少而持論知古血脉未可量也

考畧曰荆公明妃曲二首同時歐陽公劉原父司馬君實皆有篇和王深父以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而黃魯直辨之予謂此詩本意明妃在羶城北也阿嬌閉長門南也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雁飛則設爲明妃欲問之辭也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相憶則設爲家人傳答聊相慰藉之辭也若曰爾之相憶徒以遠在羶城不免失意耳獨不見漢家宮中咫尺長

王集公名詩卷四 卷十一 吳郡 一三
門亦有失意之人乎此則詩人哀怨之情長言
嗟嘆之旨止此矣若如深父魯直牽引論語別
求南北義例要皆非詩本意也

其二曰明妃初嫁與胡兒羶車百兩皆胡姬含
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
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
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
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

李注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之
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

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讀之者至于
悲愴感傷安石爲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
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
自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
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
術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
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
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
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

考畧曰夫明妃漢掖庭一宮女耳元帝以宮女

五人賜呼韓邪其事在於和戎固於諸女恩怨
無關卽明妃亦未嘗進御於帝者也惟明妃以
絕世之姿失身異域後人製爲怨調列之恨賦
亦好事者爲之耳是故前世作者雖多亦祇叙
其哀怨之情閱其絕塞不還之苦又何有眷戀
舊主責之一和戎之女子哉介甫詩曰漢恩自
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自范冲據此二語
遂比之劉豫斥爲禽獸後人又舉白樂天詩黃
金何日贖蛾眉以是較量工拙左白而右王者
尤紛也或曰介甫此詩歐陽公劉原父司馬

若實皆有和篇使漢恩自淺胡自深一語果有
傷於君臣大義諸君子曷不能知之而顧見之
和篇耶卽雁湖注雖謂范公傳致太深然猶曰
公語意固非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
失豈介甫尙有遺議歟應之曰昔韓昌黎謂凡
爲文辭宜畧識字是雖爲古書言之然尤可通
之訓詁彼曉匕之議此詩者祇緣未識恩之一
字耳夫恩之爲言猶愛幸之辭云爾明妃處漢
宮數歲未得見御是愛幸之所未及者曰漢恩
自淺可也單于喜得明妃其恩自深亦就其愛

幸之私言之於明妃何有倍主忘漢之嫌哉予嘗怪蘇子瞻譏史遷之失曰賈誼何如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其語甚鄙而遷不知子瞻豈以漢文帝愛幸鄧通同辭而遂從而鄙之耶嘗試以淮南王一傳證之曰趙王之獻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是所幸者美人也曰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是子之得母愛亦曰幸也又曰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又曰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皆愛幸王是子與女皆得以愛幸言也况幸之爲義

蔡中郎邕言之甚詳而統言之曰親愛者皆曰幸是故單言幸而愛在其中矣專言恩而愛幸在其中矣故韓愈上張僕射書曰愈蒙幸于執事曾鞏上歐陽學士書曰某之獲幸于左右又曰辱愛幸之深則稱人之愛人與人自稱受恩于人者皆不諱言幸也何子瞻于賈誼則譏之彼范冲亦若是而已矣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亦愛物之說也愛禽獸猶可言恩則恩之及于人與人臣之受恩于君自有輕重大小之不同彼曉也者何未之察也以本詩言之其曰百

兩胡姬欲語無處傳與琵琶惟心自知則可謂
深于怨矣勸胡酒而目屬飛鴻雁湖注謂意不
在胡得之漢宮侍女垂淚沙上行人回首與石
季倫僕御淚流離轅馬悲且鳴無以異也漢恩
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亦擬行人回
首聊爲慰藉之辭與前篇好在羶城莫相憶無
以異也而卽繼之曰青塚已沒哀絃尙畱則與
李白死畱青塚使人嗟杜甫獨畱青塚向黃昏
無以異也安見所謂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必
如范氏傳致太深焉往而不成爲詩禍哉然而

范氏積漸有由來矣冲爲祖禹之子祖禹於元祐中以與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獲罪紹興時冲又重修朱墨史冲之詆毀此詩一至此極亦修怨之一端也至如黃金何日贖蛾眉乃漢天子萬不可爲之事而亦大臣忠君愛國者萬不可有之謀顧有謂介甫明妃曲不若白樂天詩四句者不知始于何人在宋則有范季隨于明則有瞿宗吉江盈科也謂司馬光和介甫詩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寤人主視介甫如水火柄鑿之不相入君子小人之用心可

見者王氏池北偶談也嗚呼君王若問妾顏色
莫道不如宮裏時此豈倦也舊王者所宜言而
亦豈謀國者所宜以黃金贖哉姑言之而姑妄
聽之以是爲兒戲可矣且夫人主不能察一掖
庭之女子乃期以是寤人主以爲朝廷失人之
戒忠若愛國之言是尙可與言詩者乎卽此一
詩左白而右王是之謂不知類也其最爲支離
誕妄若羅景綸載于鶴林玉露者予別爲辨之
尤詳云

鶴林玉露曰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

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
施夫妲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
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
寵蠱君心而後僉王偕之以進大臣格君之事
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裡有西施
何哉范蠡霸越之後扁舟五湖然猶挾西施以
行蠡非悅其色也懼復以蠱吳者蠱越於是挾
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
會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又曰其詠昭君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

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

考畧曰吾觀景綸一時所論者兩事也而吾得合爲一說而有以詰之夫不愁宮裏有西施景綸旣以是爲荆公罪而援姐已褒姒太真以證之又引范蠡挾西施以行謂是絕越之禍基雖其信小說而附以臆見其言甚鄙俚儒者所不道然猶爲近於正矣而獨有取于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以爲視荆公若天淵懸絕夫明

妃非遠嫁和戎之女子乎當日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貌爲第一帝欲畱之而難於失信卒與匈奴乃旣嫁之又因其絕色而以黃金贖之其母乃皇七中國天子不幾等於兒戲乎且使旣贖之後將安所置若復納之宮中不且爲姐已褒姒太真之續而爲禍于漢庭滋大乎假如日不愁宮裏有明妃不知景綸何辭以解是景綸謂荆公之見不及范蠡蛾眉之贖盛譽樂天而一則挾之以去一則贖之以來景綸不又與范蠡天淵懸絕乎明妃寄語旣

三才圖會卷之七 卷之七 十一

徒以色升不知曉 講忠孝者又何以云也 因作反明妃怨一首

附反明妃怨 ○ 序曰 王介甫明妃曲一時名流

皆有和篇稱名作矣 自漢恩自淺 胡自深 一語遭世口實 弁援黃金何日贖 蛾眉較量攻詰不已 因作反明妃怨一首 不免唐突太傅亦曉者有以使之也 ○ 其辭曰 將軍百戰禦長城 女子和親在休兵 明妃西嫁無還日 萬里颺零一葉輕 黃雲塞路起哀歌 祇道別離憂思多 堂上天子撫中國 豈惜佳人難再得 自古亡國多女

戎蛾眉辭去漢庭空鄭國鑿渠爲秦利延壽死
詐寧非忠昔愁圖畫金不足今向天涯以金贖
是誰爲國設此謀一言喪邦禍所伏美人遺恨
埋黃土白草茫七浩無主穹廬生在作胡姬死
畱青塚復奚爲

三才圖會全書卷之二十一

雜考

雜考三

二十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八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八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庚子年四十

五月王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

上富相公書○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
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
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
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
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

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

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考畧曰此書應是三司判官命祔下上之而不復以私計不便聞之朝廷也

度支副史廳壁題名記○三司副史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以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

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效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乚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

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何如也觀其人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考畧曰此公抑兼弁之意詩文屢言之卽異日青苗法行所謂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是也

附歐陽修送王平甫下第○歸袂搖七心浩然
曉船鳴鼓轉風灘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移

君子難執手聊須爲醉別遷家何以慰親懽自
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考畧曰是年歐陽公薦布衣蘇洵所撰權書衡
論機策二十篇隨狀上進舉章望之曾鞏王回
等充館職舉蘇軾應制科乃於平甫下第後猶
云自慙知子不能薦其慙上於爲國進賢如此
宋世得人嘉祐爲盛歐公之力也蘇軾制辭錄
後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
蘇軾大理評事制○勅某爾方尙少已能博考

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於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考略曰子瞻才高學博未易方駕唯此制辭非荆公不能爲此言使子瞻終身誦之必有尤夔絕千古者矣

哭梅聖俞○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栢舟
文辭感激多所憂律呂尙可諧鳴球先王澤竭

士已偷紛七作者始可羞其聲與節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締麗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道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疑此有物司諸幽棲七孔孟葬魯鄒後始卓犖稱軻邱聖賢與命相楯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况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阨以身投坎珂坐老當誰尤吁嗟豈即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

輻輳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商聲
謳

考畧曰聖俞一代詩人歐陽公所深與者也介甫得交最遲然其贈答綢繆至矣故聖俞送知毗陵詩與介甫哭聖俞詩皆不可以不錄也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在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失其官失其官而不使得專

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
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
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
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鹽皆有已試
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
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
欲乞降指揮許令从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
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
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
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聞得薛向

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
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
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
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
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鬲鹵不毛
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
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
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
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
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

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
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
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兗臣等所奏即乞
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
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
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
臣等各甘同臯取進止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修有論監牧劄子言臣
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
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六年又有論牧馬草地

劄子可以合觀

唐百家詩選序○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
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
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
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倪仲傳唐百家詩選序○音有妙而難賞曲有
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
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
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
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

三井石全言六冊
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
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笥越至于今不
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
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
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
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
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
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
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
道己丑四月望日蘭皋盤谷倪仲傳書

宋犖唐百家詩選序○昔予嘗購求王荆公唐
百家詩選二十卷厯得殘帙八卷於江南藏書
家庚辰秋舉示山陽故人子邱邇求邇求好學
嗜古請依舊式重梓以廣其傳予甚誼之因序
其首畧云夫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天地之氣有
開必先故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天下之大
安知更無嗜古如邇求者或別購其半則幾乎
全矣及梓成果大行於時寶愛之者比于吉光
片羽莫不思復得河東三篋以覩其全焉先是
吳中毛黼季氏喜刊古本而家中藏書最多予

因屬其勤求是選黼季敬諾而去旁搜遠索無
日以怠今癸未秋黼季來謁予曰日者扈游江
陰親見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於某氏藏
書家特來告公余驚喜趣購得之凡所亡十二
卷皆在焉總數之得百有四家而曰百家者舉
成數也有乾道己丑盤谷倪仲傳後序夫荆公
沒至孝宗乾道時不過六七十年間而序已云
唐百家詩選淪沒於世蓋由北轅南渡播遷喪
亂中其所亡失書藉固不止此也亦可慨夫况
乾道至今又六百年而余寤寐之求甚久一朝

忽得殆如香山居士所云在在處處有靈物護
之者乎於是復招邇求補刊十二卷俾成完書
公諸同好此固陳農之所不能求而張安世之
所不及識者也天下賞心樂事無踰於此昔雷
煥得豐城雙劍以爲靈異之物終當化去畱一
自佩送一與張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
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其
後果化延津之雙龍噫物莫不聚於所好凡好
之而不篤篤而不久而怠倦以忘者吾未見
其能聚也非邇求嗜古先梓其半以爲之招而

黼季又爲余勤求歷久而不倦其能終合乎哉
是故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凡事盡
然此其一徵也康熙癸未中秋西陂宋犖識
香祖筆記○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
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
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皋倪仲傳序略
云余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
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
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
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尙自有說

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慎虛
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
元白溫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
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
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
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爲佳選則未敢
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筆記又載嚴滄浪詩話言王荆公百家詩選與
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
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分甘餘話○諸說皆言王介甫與宋次道同爲
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俾介
甫選其佳者介甫使吏鈔錄吏倦於書寫每遇
長篇輒削去今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也余觀
新刻百家詩選又不盡然如刪長篇則王建一
人入選者凡三卷樂府長篇悉載何未刊削王
右丞韋蘇州十數大家何以絕句亦不存一字
余謂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是選亦然庶幾
持平之論耳

朱牧仲筠廊二筆

節錄

○王荆公百家唐詩選

二十卷淪沒已以余曩得殘帙八卷付山陽邱
邇求迴刻行近復得乾道間盤谷倪仲傳舊本
所亡十二卷皆在更屬邇求續刻稱全書矣按
荆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人意或疑此
非真本不知荆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猶人此
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近王阮亭尙書
亦云三復荆公此選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爲古
物寶惜之則可以爲佳選則未也
考畧曰荆公唐百家詩選前時邵博周輝葉夢
得陳振孫嚴滄浪皆有所論說或曰荆公此選

當時祇據次道家所有者選之者史傳次道沒
綬家藏書萬卷至次道藏書三萬卷則以爲詩
卷僅有此數者非也或曰介甫使吏鈔錄吏倦
於書寫每遇長篇輒削去之夫以選訂大事吏
敢於削去而介甫不知次道亦不之察世有如
是冒昧可欺之次道介甫哉顧予亦嘗疑之凡
唐人號爲名家詩稱奇絕者多不錄豈惟荆公
不宜有此卽稍有知識者亦不應疎漏至是且
其序寥七數十言旣曰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
又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是何進退失據若

此哉然以未見其書終不敢妄爲臆斷因憶三十年前曾於南康明氏見其書嘉慶三年明生其教以書來暫一展卷不終朝乃爲躍然喜撫几徬徨太息曰嗟乎讀書之難也而人之不可易其言也夫自宋以來若邵博諸人雖有所論說然猶未甚有貶辭而其所疑者徒在於疎漏太甚故予皆不錄惟王氏餘話乃曰介甫一生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今予按其書考其序言其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卽此百四家是也曰諉余擇其精者謂據此百四家中而

擇其精者耳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全唐詩選也百家詩何以選曰唐詩人若沈宋王楊盧駱李杜諸大家既家有其書其佳者固不勝選而亦不必選唯其視諸大家猶降一等者必待選而後其精者出焉非廢日力於此不能廢日力於此其精者幸而獲存矣而其所不足存者較多於所存之數廢日力尤劇故曰良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爲可悔也夫以唐詩諸大家既傳而於此猶降一等者亦得擇其精者出之而後唐詩一代之美至是而

始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不亦宜乎若
解者認爲全唐詩選則已不免大謬又何古物
寶惜之足云然予於此尤重有感焉荆公三經
字說大喪於元祐黨人之手而此選幸存一刻
於乾道己丑則蘭皋倪仲傅之力也又五百餘
年再刻於康熙癸未則宋牧仲開府之力也開
府先於殘帙八卷刻之繼得全書又刻之此固
從來嗜奇好古者所罕有也及聞池北有言遂
不能無惑今旣載筠廊二筆必將視前刻爲不
甚愛惜而終歸於泯沒而無傳矣乎明生來書

爲商邱刊本亦闕十六至二十共五卷卽求補其全甚易予老矣竊不自揆尙冀世有同好者能繼倪宋二公盛事當卽以全書畀之因爲豫擬重刊唐百家詩選序一篇以俟後之君子

附山陽度正撰周濂溪年譜○嘉祐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自合州解簽判職事還京師先生東歸時王介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年三十九已號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據唐氏左編邢恕云茂叔聞道甚蚤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

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精思至
忘寢食是此語實始於邢恕而度氏特從而采
之恕亦程門弟子也考畧曰真西山書荆公推
命對後曰荆公之學問源流不得而考然於濂
溪周子蓋嘗接其餘論退而思之至寢忘食不
可不謂其不嘗親有道者而考其生平之言無
一與周子合亦獨何哉真氏蓋本之年譜所載
而詬厲又加甚焉者也羅景綸鶴林玉露曰荆
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
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

不復見嗚呼一以爲不見一以爲旣見是何其
言之異也豈荆公少年旣志其不得見及年至
四十又及其門求見耶抑濂溪始焉三辭之不
見而繼焉且復自往見之耶吾竊以爲二子之
言皆妄也其羅氏之妄何也濂溪生於天禧元
年荆公生於天禧五年以爲少年則皆少年耳
荆公爲慶歷二年進士年二十二四年曾子固
上歐陽舍人書曰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稱
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
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

也是荆公年二十四見推於子固如此且自言
非歐公無足知我安有求見濂溪至於三及門
之煩耶七年子固與介甫書曰歐公悉見足下
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歐公甚欲一見足下
能作一來計否而介甫猶不一往見之又十年
至至和嘉祐間乃始見歐公於京師公贈以詩
曰嘗恨聞名不相識相逢樽酒盍畱連何濂溪
未見其人而即知其不賢以至於三辭之決耶
吾是以知羅氏之說妄也羅氏之說妄則真氏
之說亦妄荆公原本六經學師孔孟而曰無一

言與周子合則必周子無一言與孔孟合而後
可宋自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通經學古爲
天下倡一時若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劉原父
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父子或以道德或以文
章皆爲所稱揚汲引甚衆而不及濂溪濂溪往
來豫章甚以是時豫章若李泰伯劉原父王介
甫曾子固所交多一時賢者及遍閱諸人全書
曾無一人及於濂溪卽濂溪生平亦不聞與諸
人講學竊意後來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當
時猶未爲甚知名之周子耳南渡講學諸儒謂

周子獨得孔孟不傳之緒則真氏謂無一言與周子合豈惟介甫則且由周秦漢唐以來中間千五百年如荀卿揚雄韓愈皆不得與於道學之數諸儒蓋爭爲是言以矣然必於荆公極肆詆毀者以其於荆公不必有之事無之而不詆毀也故曰真氏之說亦妄也且吾由二氏之說復以歲月考之天禧元年濂溪生於道州營道縣大聖九年年十五父卒從母入京師依舅氏則自年十五以前皆在營道縣也景祐四年母卒塋于潤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淇州分寧

縣主簿始以官職入江西荆公生於天禧五年
幼隨父官韶州其憶昨詩曰丙子從親走京國
則年十六也明年親作建昌吏則年十七至江
寧矣自寶元二年父卒在江寧居喪詩所謂母
兄呱上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是也慶歷二
年年二十二成進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
官分寧是二人當少年時未嘗一日相值此則
羅氏紀載之妄也嘉祐三年介甫自常州移提
點江東刑獄四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爲
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於是年六月解合州簽

事歸京師則介甫已去江東而年亦四十矣以爲二人相遇於江東其年與地皆不合此則真氏沿襲之妄也又三山林駟曰程明道與介甫同學於濂溪後介甫用事以不樂新法而絕此尤妄說也慶歷六年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始見濂溪於南安則介甫已官淮南秩滿即調知鄞縣安得與明道同學于濂溪嗚呼濂溪之見不見何足爲荆公輕重吾獨怪荆公受誣於講學之徒往也以此不必有之事加之又互相抵牾不一而足亦見其自不知量以比於無稽之

言已矣前明蔡介夫清亦講學之徒也介夫之言曰濂溪固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著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惜夫神祖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咎無所逃矣考金陵當國在熙寧三年又三年而濂溪卒濂溪仕宦三十年中經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皆天下大賢相繼爲相又最久未聞以不薦濂溪爲諸公罪而獨歸咎於當國日淺之金陵吾愈不能爲介夫解矣李東陽亦講學之

徒也其詩有金陵問曰王安石還聖人熙寧天子空稱神程夫子真聖徒一言非訐還非諛世更有人如此無古來君臣關氣運河南不問金陵問一時言千載恨考神宗任用安石當時詆毀安石者雖衆而未有累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一代之賢君而天下臣民皆有以諒其心自宋至元雖或間有微辭而未若明之中葉周德恭楊用修蔡介夫李東陽或謗其合赧亥桓靈爲一人或因不大用周程而斥爲不得稱神後人講學如此愈積而愈多君子可以觀世變矣

王莽傳

卷之

嘉祐

十八

存是樓重刊唐百家詩選序

荆公唐百家詩選序言五十八字簡甚矣而爲世所詬病以實誤甚乃爲從而詰之曰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卽此百四家詩是也其言固明甚曰次道諉余擇其精者謂從此百家詩中而擇其精者出焉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而不曰全唐詩選又明甚此百家詩中或十取一百取十千取百而後其精者出也非廢日力於此不能廢日力於此而取一去十取十去百取百去千此十百千者遂退處空虛無用而吾廢日力於此亦已勞矣

故曰良可悔也而非謂是選之不足存而以爲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何謂也全唐諸大家詩其全集已見於世矣其佳者固不勝選也而亦不必選惟此百家詩視諸大家若猶降一等必待擇而精者亦出也而後全唐詩之佳者於是乎乃全故曰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以此詁五十八字而無疑吾言此書不失爲名選比於物雖謂之至寶可也嘉慶八年秋上翔爲之序

此擬稿也俟同志有重刊者者付之其詳具載年譜考畧中乃知此書不可不重刊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之九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九

自嘉祐六年至七年八年上

嘉祐六年辛丑年四十一

本紀六月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

除知制誥謝表○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
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
固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
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
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

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
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
弊之急守噐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
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疎官尤爲累上臣
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
專於爲已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
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
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
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
衆人惟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

任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
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
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
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
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
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
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
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徃徃身遇
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

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
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
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
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
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
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
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
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
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
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

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
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
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
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
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
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
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
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
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
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

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反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也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考畧曰明法度建賢才大指不越乎此與使選
言事書無以異然當仁宗享國日少之年直舉
晉梁唐三帝爲戒而無所忌諱非公不能爲此
言也

劉原父賀王介甫初就職秘閣○鳳凰信高遠
矰繳安得羈非君九韶奏詎肯一來儀王子美
無度孤飛絕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天
子蹈軒虞公卿聚臯夔孰言阿閣下定有朝陽
詩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毋空著圖象但取
夸童兒

附答揚州劉原甫○少貧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
生晚更拙懷祿尙遲畱黽勉詎有補強顏包衆
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
正綢繆嗇矣哀此民華簪寧易投

考畧曰公答揚州劉原甫詩今並錄之原甫官
揚州在嘉祐元年二年三年此詩必作於是時
公於題下自注云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蓋
來詩語也今考公是集來詩闕之梅聖俞送介
甫知毗陵詩曰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公答
原甫詩曰嗇矣哀吾民華簪寧易投當時諸君

子交相勸勉無不以愛民爲事斯道其所道真
孔孟之道也

三月王安禮登進士第○安禮字和甫楚公第
六子也

和御製賞花釣魚○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
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
藥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
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靄靄祥雲輦路晴傳
呼萬歲襍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御
水清珠藥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

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考畧曰李注按韓忠獻集有和御製詩序引云奉聖旨次韻故介甫詩云恩許賡歌蓋紀實也外有邵氏聞見錄錄入辯姦後

附歐陽修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節錄○

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才之選

考略曰歐公於呂惠卿嘉祐三年已導之於介甫矣今又舉充館職才學必有過人者他日助

行新法介甫曷嘗有意於任用小人以介甫潔身修行造謗者必使天下之惡皆歸則於排斥惠卿又何能盡出其實哉故予於歐公語必盡錄之

嘉祐七年壬寅年四十二

知制誥

嘉祐八年癸卯年四十三

知制誥

三月帝崩四月皇子卽皇帝位九月上仁宗諡十月葬永昭陵

三月
五月
八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卷之三
八月王安石母吳氏卒于京師

會鞏作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贈尙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

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爲異母者居以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婦異甚而身爲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爲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二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

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爲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于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畋畋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兼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于其說七子者曰

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
司戶叅軍安石尙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
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
仕也女三人長適尙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
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揚州
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翦旁旒旒旒旒旒放孫
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翽次許嫁
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尙幼銘曰嗟若人兮洵好
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
脫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

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
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
對兮

考畧曰畋吳敏之弟也畋之配黃氏卽慶歷四
年安石所撰外祖母黃夫人墓表是也女歸王
益卽仁壽縣太君是爲安石之母敏之配謝氏
四子芮蕢蕃蒙而以其孫歸安石蕢二女蕃三
女旣皆有所歸孫公談圃曰吳蒙荆公夫人之
叔父據此則荆公夫人其芮之女歟嗚呼以仁
壽縣太君愛異母之子尤甚於已子愛異母之

子婦亦異甚其教家如此而後來謗安石者謂使其妻斥逐娣姒一人唱之遂從而和者盡筆之於書何其甚耶子固有答袁陟書曰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然介甫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今誌太君善行亦曰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辭至數十夫人卒不強之夫人固善教其子矣而安石能安於命屢見稱於子固如此後之好爲議論者曷不於安石諸疏狀而一覽之也

附邵氏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

津橋忽聞杜宇之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考畧曰杜鵑本望帝魂化而爲鳥其始出於蜀中而南方遂多有之故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其鳴曰不如歸去昔人見於詩歌者亦祇寫其聲音哀苦寄情思歸而已非若鵬止坐隅鬼車載板聞聲知避不祥莫大也唐

張籍和周贇善聞子規詩曰秦城啼楚鳥遠思
更紛七吳融岐下聞杜鵑詩曰化去蠻鄉北飛
來渭水西爲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二詩本意
皆合而此外無說也夫秦城岐下皆西北旣可
自蜀飛來獨不可自南來洛陽乎今其說曰天
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夫天地
一氣氤氳猶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血脉流通
則手足便利一有痿痺不仁則或偏於左或偏
於右元氣漸漓此身必同歸於漸滅矣今以北
方爲皆和氣耶故自北而南則治以南方爲皆

戾氣耶故自南而北則亂夫如是北方地氣可
以嚮南而南方地氣不可以至北則元氣偏枯
天地亦成爲痿痺不仁之器而亦將何恃以長
存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周櫟園書影曰五
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
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
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嗚呼使伯溫
如果知此雖百喙不能辭其妄自伯溫倡之而
後之好爲議論者遂紛起矣在宋則有趙彥
衛雲麓漫抄曰藝祖御筆用南人爲相設諫官

非吾子孫石刻在東京內中其後王荆公變法
呂惠卿實爲謀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繼之卒致
大亂聖言可謂如日矣渡江後士大夫不復言
僅見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漢高祖謂王濞曰
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聖人高見遠識
固不可以小智測度也考畧曰太祖承五代之
餘制天下一統太宗繼之號稱英辟是時未有
羣奸在朝而受南人爲相之害也藝祖安得有
是言且以爲石刻在東京內中又以爲後僅見
於邵氏聞見錄及長編夫邵氏李氏皆爲好識

謫荆公誣罔最甚者故曰渡江後僅見於此二書也至如牽引吳王濞事尤大不倫高祖明言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汝也曷嘗謂東南之人生亂哉必如石刻所云則自藝祖而下若真宗仁宗英宗諫臣宰相多用南人可謂非吾子孫乎與荆公同時爲名諫官者則有蔡襄歐陽修先荆公與荆公同時又同邑先荆公爲賢相者則有晏元獻殊是又何說也明有文林邱瓊山文林瑯琊漫抄曰春秋書鸛鶴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於天津橋下卽書以王

安石爲羣牧判官考略曰文林生于明代而上
故宋史欲自比于孔子作春秋邪夫春秋爲紀
事之書以事繫年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日月猶
不可改况可任意以改年乎使康節之言爲可
信則伯溫爲康節之子聞見錄固云嘉祐末也
文林從數百年後欲仿春秋書法移置於安石
爲羣牧官判時乃在至和二年視嘉祐末已上
溯八九年矣邱瓊山以趙汾云在治平間乃於
治平四年中茫無可安置之處遂附於治平之
末則又視嘉祐末下移四五年矣瓊山旣知宋

史不書而已必欲從而載之何也嗚呼一年歲也三人異辭郎三人異書不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果有如是之書法乎經學之弊史法之亂一至於此尙忍言哉

再附

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考略曰予初閱他書邵氏聞見錄天津聞杜鵑事其言猶尙簡已不惜盡言破其謬妄矣旣而再閱名臣言行錄外集邵康節傳其言宏大不經是愈不可以不錄春秋鸛鶴來巢公牟穀梁二子皆言非中國之禽不宜來且宜穴而巢故記異而此外無說也唯左氏好言神怪遂舉童

二二二
言二四
國之事一君之
身也若如外集所紀自南方氣至遂使草木可
移疾病瘴癘皆苦且又謂其言已驗不幾中原
自此無人類乎明季王化卿有言宋仁宗時杜
鵑鳴洛陽地氣自北而南南人王介甫始當國
今杜鵑鳴吳楚達于閩故天下聲名文物萃東
南而西北中原若少遜倘亦地氣使然歟邵子
謂氣南而世亂者初當剝復之交不無草昧不
寧非語其常也據其說則又是地氣自北而南
與邵氏聞見錄異矣要之南北地氣互爲盛衰

亦時有之然以偏方一鳥之鳴遂卜天下治亂
盛衰之運妄言之而姑妄聽之可矣必求其說
則非也化卿名宦吾邑金谿人自幼客居桐城
一時名公卿如方大鎮左光斗皆以文行相砥
礪方以智左藏一嘗北面受業焉所著書有龍
馬言易遡天人慧鑰易象元同世稱爲虛舟先
生號深於易者泰和郭林入口亦集載其事而
予所僅有者龍馬言此說似不足錄也錄之所
以慨夫始之者

附池北偶談曰予贈徐東痴詩雪深門未開村

雞鳴喬木故友葉方藹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巔陶詩云雞鳴桑樹巔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詎庵豈忘之耶

考略曰池北秣據詩辭諺語而未嘗親見鷄上樹之事則所引者爲陳言終不足以服詎庵疑爲妖孽之心况陶靖節江南人又安得亦爲此虛蕩之辭予嘗令蜀東鄉乾隆丁酉解篆將歸假館於城隅龔氏是時適在冬至寒氣凜冽庭

前有樹數株每當薄暮見羣雞一七飛上樹枝
此固生平所未見亦不知前有寒雞上樹語以
爲鄉土異性卽物類亦有然者不足爲怪也今
以一鳥之來鳴非其所被及北方半天下使草
木皆變疾病交作妖孽孰大於是者吾謂此必
非康節之言而嘒七談易學者猶喜而傳之是
則伯溫之僞也

玉井公全集卷之四十一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之十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十 嘉祐八年下

嘉祐八年

聞杜鵑辯姦皆僞書也遂爲荆公兩大公案作
僞者亦皆年歲不合事實亦異因其僞而辨之
並錄於嘉祐之末

蘇洵辯姦

依宋文鑑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

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
雨人匕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

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悛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

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廬杞合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忌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考畧曰世傳王介甫之姦蘇明允能先見故其作辨姦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知著則固傑然以靜者自負矣又曰賢者有不知則由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予考嘉祐初介甫聲名甚盛而事權未著不知明允所指賢者爲何

人而賢者又曷爲而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之事也是雖爲辨姦緣起則已支離不成文理矣旣以王衍盧杞比介甫而嘉叔子汾陽能知人而又曰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何也史稱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謂容貌不足以動人可矣謂言語不足以眩世可乎史稱杞賊害忠良四海共棄名列姦臣爲唐室大憝則以盧杞一人比介甫足矣而又曰台王衍盧杞爲一人始足以禍天下何也易牙殺子豎刁自宮開方棄親此皆不近人情之尤而其

後乘人主荒淫以禍人國者也若介甫之姦未
著而明允特先爲辨之旣曰合王衍盧杞爲一
人又曰非特易牙豎刁開方三子之比明允見
微知著果若此乎後來介甫之姦果至於是乎
若夫面垢不洗衣垢不澣則必庸流乞丐窮餓
無聊之人而後可慶歷二年介甫年二十二成
進士已踐仕途四年曾子固稱其人爲古今不
常有皇祐三年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至和二年初見歐陽公次年以王安石呂公著
並薦於朝稱安石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則年三

十六也而是年明允至京師始識安石安有臚
列醜惡一至此極而猶屢見稱於南豐廬陵潞
國若此哉且自慶歷二年由僉判淮南至嘉祐
初已十五六年無非在官之日中間所交若曾
子固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韓
持國常夷甫崔伯易丁元珍龔深父皆號爲一
時賢者而無一人爲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也
唯呂惠卿後人以爲安石黨考嘉祐三年歐陽
公與介甫書乃始稱道其賢是介甫識惠卿甚
遲而與之共行新法又爲明允所不及見者彼

造謗者此外欲實指一好名之人爲何人造作
語言爲何語私立名字爲何名其將能乎周公
謹曰蘇明允辨姦嘗見陳直齋先生言此雖爲
介甫發亦似間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
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
不着遂中他說予謂二說皆非也直齋似據收
召好名之士顏淵孟軻復出語以爲間似二程
不知洛學興於熙豐則當嘉祐之初明允何嘗
知有二程蘇程洛蜀分黨實成於元祐明允安
得有間及二程之事况僞造安道墓表子瞻謝

書者已明言爲介甫而作也介甫自熙寧二年當國七年辭位八年再相九年又辭遂不復出當時同朝所攻者新法耳以爲爲天下患果有如王衍清談敗俗乎果有如盧杞賊害忠良乎果有如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禍起宮闈傾人家國乎則以爲遂中他說而其實無一中也諸君子亦知辨姦支離無據故爲此揣摩料度之旨而不知實非明允作耳穆堂李氏謂前明嘉靖間所刻嘉祐集十五卷爲王氏藏本並無辨姦一篇乾隆己酉予亦於書肆見此書則穆堂斷

爲邵氏僞作無疑也辯姦曰誤天下蒼生者必
此人也本山巨源語而宋文鑑及名臣言行錄
皆曰羊叔子考晉書王衍嘗詣祐祐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
也其語與巨源畧同彼作僞者旣援引錯悞而
文鑑名臣言行錄俱不及察遂從其原本錄之
及傳之旣久亦有知其非而改之者則今世所
傳本是也文鑑云非特三子之比亦作僞者原
本也蓋前以合王衍盧杞爲一人故曰二公之
料二子後引易牙豎刁開方故曰非三子之比

今世本改爲二子則又是改者之悞故予從文
鑑錄之所以存作僞者之真也文鑑與今本字
句雖有異同不具論惟盧杞姦邪終成大患陰
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見於呂誨十事
疏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則明允
管仲論有之雖有願治之相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與方勻所紀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
主亦將爲其誑惑無以異此皆作僞者心勞日
拙勦襲之所由來也明允衡量古人料度時事
偏見獨識固多有之然能自暢其說實爲千古

文豪以嘉祐全集考之亦惡有辨姦亂雜無章
若此哉

龔頤正芥隱筆記曰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
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客
與公入人荆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
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而荆公
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
用周禮考工記旂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
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
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

憾未必不稔於此也○考畧曰歐公分韻賦詩送裴如晦在嘉祐元年荆公詩而字韻二首惟字韻一首題下注云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夫曰擬卽明允分得而字而荆公重作亦事之常安見其有欲上人之心使明允以是爲憾由君子觀之何若是小丈夫然頤正得之傳聞祇云于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而此外未有貶辭以事在嘉祐元年故首錄之所以識王蘇相見之始也

方勻泊宅編曰歐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

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
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
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
明之主亦將爲其誑惑內翰何爲與之遊乎洵
退於是作辨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
而明允猶布衣也○考畧曰世有公卿大夫士
同飯終席不交一言及飯訖始問主人同坐者
爲何人乎旣爲不交一言第得之一見卽退而
作辯姦又爲追索旣徃逆探將來若是其詳世
有如是刻薄冒昧之明允哉同飯旣見其囚首

喪面何又知平日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世有無時無地無非囚首喪面之王介甫哉且云是時明允猶布衣則必在六年以前元年因詩起憾既見其人矣至是又問適坐者何人此兩重公案試起龔方二人同堂而詰之其何辭以對故次及之

邵氏聞見錄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樸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卽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按

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其甚每謂漢文帝
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
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考畧曰人臣侍君賞
花釣魚天威咫尺朝士並列一釣餌也內侍旣
以金襍盛之夫人皆知其爲釣餌也焉有悞食
之王安石而又爲天子親見之哉夫以天子親
見之而必待明日爲宰輔言之豈其有所畏于
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樂之又何故隱
忍不堪至此且一釣餌也安石旣知其誤矣必
食之盡以行詐其詐術安在君亦必以食之盡

而後知其詐其說又安在君旣以此不樂於其
臣而臣復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錄
薄仁廟尤甚何邵氏造謗一至此極嗚呼明允
辨姦後人以爲有先見之明者徒以凡事不近
人情一語耳乃茲由仁宗發之是又爲辨姦增
一重公案則嘉祐六年也又張安道作墓表曰
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
一篇則又在嘉祐八年矣因錄於嘉祐之末所
以盡其辭也未已也於是張安道之墓表蘇子
瞻之謝書又作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
叛西方用事以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
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
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
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
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辯姦一篇密獻安道以
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
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辯
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
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

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考畧曰荆公才高一世固無與人爭名之心生平亦無講學論文尊已卑人之事卽明允亦非能較長于荆公者曾何所忌而必屢毀之是時安道齒爵俱尊安石亦非有事權可排安道者如少蘊所紀是明允特以安石屢毀其書遂惡若仇讐詆爲犬姦其自視爲何如人也以一人修怨之故而又必合同怨者密著其文以詆之視安道又何如人也辨姦作於嘉祐初至元豐間已三十年軾

王其不金言元明 卷十一 事類 十
轍兄弟終不肯釋憾於安石更求安道墓表以
實之而軾轍自視又何如人也明允旣與安道
謀毀人於始安道又與其子實其毀人之事於
終則亦不免爲小人之歸而謂明允安道之賢
爲之乎又曰辨姦以不出蘇氏亦不入石比年
少傳於世是尤大類穿窬所爲無一而可者也
原作僞者之意以爲非有安道墓表不足以實
明允之果有是辨非有子瞻謝書不足以實安
道之果有是表而不知皆作僞者一人之言一
時之筆也蓋辯與表必僞作於元祐以後故曰

比年少傳於世今卽少蘊所紀不惟叙辨姦緣
起視龔方二人又增一重公案而種種陰謀詭
秘有同鬼蜮恐明允安道軾轍有知亦不肯受
此誣罔於地下矣少蘊謂食犬彘之食囚首喪
面荆公亦不至是又或謂荆公習氣自是要遺
形骸離世俗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
爲姦恐不然夫旣以此爲姦恐不然而又曰卽
此便是放心則又若實有是事矣其言一出一
入類如此穆堂李氏又謂聞犬彘食人食不聞
人食犬彘之食然董仲舒論限民名田云貧民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前人已有此語矣然辯奸所言者誤天下蒼生也諸君子舍其大而摘其細凡爲予所應辯者從無有一人辨之而於其不必辨者顧數數及之何也予者辨姦緣起龔氏方氏葉氏三人其言屢歷歲月旣皆不合張安道墓表已明言明允作辨奸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有噫其甚矣之嘆先生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則又與葉氏所載全然不合矣

附張方平撰老蘇先生墓表○仁宗皇帝嘉祐

中僕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
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
其人也是何文法請問蘇君之爲人曰蘇君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爲亢者也爲
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
知也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
有思見之意宜來以之蘇君果至郎之穆如也
聽其言知見博物洽聞矣旣而得其所著權書
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四方條散無
餘如大川之滔七東注於海源也委也其無間

三才公年譜卷之十一
嘉祐下
十二
斷也因論蘇君左邱明國語司馬遷善叙事賈
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遊
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君然僕
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爲未始見夫人
也目爲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
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之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
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
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
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
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

賁之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
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
用愧莫先於余者矣 又添一重公案 先生亮直
寡合有倦遊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
於名理勝會自有孔顏之樂 熙豐以前無此學術
一廛一區侃々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
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
來禮書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
太常因草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
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

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
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爲
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寺
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
生二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官先生其季也
已冠猶不知書職方沒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
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今之學
猶未知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
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
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憂患死則收

卹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焉取斯齋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小人作偽醜惡盡露矣歐陽修亦已善

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辯奸一篇當時見者多爲不然曰噫其甚矣先生旣沒三年而安石不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

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哉嘗試評之定
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
三卷易傳三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別
且見其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從鄉舉可
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
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以騁其
逸力爾君曰姑爲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
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爲國士仁宗
時海內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

鴈不至有巖谷奉嘗特召已爲異禮屬之論撰
臺諫之慚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
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
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
今舉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
之不怍云○考畧曰蘇明允得歐陽修曾子固
誌其墓可以立名千古矣而安道復爲之表與
子瞻謝書若專爲辨姦而作豈明允一生大事
爲歐曾文所未備者果無有重於此哉嗚呼吾
於明允墓表尤不免重爲安道惜矣考安道本

傳稱其少穎絕倫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子瞻序其文集亦謂詩文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人亦烏有此表補緝舊語辭不成句亂雜無章尙可與言文事哉所最可怪者無如換入命相制詞明允卒於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時安道同朝安得錯繆至此而六七百年來未有斥其非者唯穆堂李氏一及之及閱名臣言行錄亦采入蘇洵傳云嘉祐初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中間刪去其命相制曰二十四字而卽繼之

曰歐陽修亦善之夫刪之則似既知其妄矣既知之若於是人作僞曰拙已自陷於萬不能解免者而刪者顧爲之代覆其惡吾誠不能爲造謗者解也吾尤不能爲代覆其惡者解矣中間意不接辭不成句不可勝摘識者詳之東坡謝張太保撰先人墓表書○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辯奸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有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

然者唯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奸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隱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惟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人斯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人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所以作而軾之所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淡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大小畢取所賢非一人而

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唯先人而其心跡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不宣軼再拜○考畧曰夫先人有潛德幽光得賢人君子爲之表揚而爲子孫者至於感激流涕以謝固其宜也若明允之於介甫生前旣無一日過從之雅卽謂介甫素不悅其所學與非毀其文章亦未嘗有事權以塞其登進之路則子瞻之於介甫尤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也曷爲一則曰涕泗再則曰流涕乃專在

於辨姦由君子觀之是豈仁人孝子所爲且將
視子瞻爲何如人哉辨姦爲一人私書初傳於
世亦詭秘莫測而曰論之先朝載之史冊是何
所據而云然明允卒後四年而安石當國新法
始行舉朝譴譁豈其人果皆由讀辨姦而然而
曰非明公表而出之恐後人有秦無人之嘆是
又何說也明允安道子瞻皆長於文而兼有善
行者也自辯姦墓表謝書薦書紛七競出鄙俚
醜惡使三君子文與行俱喪吾之辨之不獨爲
介甫惜而尤惜三君子長爲千古受穢不小矣

末載林宗黃叔度尤支離無當悉存之以見其人無之而不妄也

元祐二年三月日蘇軾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節

錄○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典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於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又曰安國不

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
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
成其才必有可用○考畧曰史載鄭俠上流民
圖在熙寧七年春夏之交四月王安石罷知江
寧府安石去而惠卿始興大獄及辭連安國而
安石不知也史云放歸田里八月十七日而安
國卒是年安石有撫慰安國弟亡謝表又有平
甫墓志可証也今日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
國使此表果子瞻爲之豈宜錯謬至此魏道輔
謂平甫死余嘗挽詞二首而筆錄亦云放歸田

里逾年起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綱目亦書
八年春正月放王安國於田里郎史亦採之雜
說不可盡信如此狀云挺然不屈納忠先帝苦
言至計規戒其兄揆之當日情事毫無實據至
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竊取論語改換字句與
安道所作墓表抄集論語中庸成語滿紙如出
一手此子瞻謂與大顛書雖韓氏家奴僕亦不
爲也而謂子瞻有是哉

李氏穆堂初稿書辨姦論後二則

節錄

○老泉

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見今行世本有辨姦

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稱老泉能先見荆公之誤
國其文始見於邵氏聞見錄中聞見錄編於紹
興二年至十七年婺州學教授沈斐編老蘇文
集附錄二卷有載張文定公方平所爲老泉墓
表中及辨姦又有東坡謝張公作墓表書一通
專序辨姦事竊意此三文皆贗作以當日情事
求之固參差而不合也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
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
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修
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

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而聞見錄叙辯姦緣起與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當明言墓表云云不當作自叙語氣其暗合耶不應辭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爲時所用黨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並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辭章入九上始受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旋以駁開封尹失入爲御史舉奏又以爭舍人院申請除改文字忤執政遂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黨友傾一時誤亦甚矣以荆公爲

聖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辭在熙寧二年而老
泉卒於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聞也又考
文定鎮益州已爲大臣老泉始以布衣見之年
又小於文定其卒也官止丞簿而墓表以先生
稱之北宋風氣近古必不爲此曾文定爲二蘇
同年友其作老泉哀辭直稱明允乃伉直如張
文定反謙抑過情如是疑墓表與辨奸皆邵氏
於事後補作也老泉之卒也歐陽公誌其墓曾
子固爲之哀辭且子固謂誌以納之壙中哀詞
則刻之墓上是既有哀辭不應復有墓表矣墓

表有蜀無人之語而東坡謝書又云秦無人辭
既重複文氣又相類則亦邵氏所贗作耳若夫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以
爲顏淵孟軻復出則荆公本傳與荆公全集具
存並無此事荆公執政之後或有依附之徒而
老泉已沒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見之荆公則
官卑跡遠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謂好名
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佞奸必有所利而
爲之荆公生平以臯夔稷契自命千駟弗視三
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復何所爲而爲盜彼

誠見夫宋之積弱憊然不可以終日而必卿大夫
臣如處堂之燕雀晏然自以爲安不得不出而
任天下之重而又幸遭大有爲之主遂毅然相
與立制度變風俗排衆議而行之此以救國家
之弊圖萬世之安非有絲毫自私自利之意其
術卽未善而心則可原曾何姦之有哉或謂蘇
氏尙機謀而薄經術故老泉以荆公爲姦喜放
達而惡檢繩故東坡以伊川爲姦辨姦之作容
或有之惟其論不足憑耳蘇氏海內賢士耳持夫
余少時閱世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奸論後

力辯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相半欲得朱本
參考之而購求多年未之得也蓋馬貴與經籍
考列載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
稱嘉祐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卷併刻入洪範
諡法等單行之書又增附錄二卷意必有他人
贗作闖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張
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書名卷
帙並與經籍考同而諸論中獨無所謂辨姦論
者乃益信爲邵氏贗作確然而無疑而又嘆作
僞者心勞日拙蓋僞固未有不破者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一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一

治平元年

治平元年甲辰年四十四

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公在江寧居喪

虔州學記○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

阻交廣閩越銅鹽之取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

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

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給私

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

三才全言卷之四
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
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
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
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
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湊
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
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
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
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
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

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教
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
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孰
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
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
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
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
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
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
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禮五
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滅之者也蓋
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
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
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
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
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
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
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
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
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尙可以鼓

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
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
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
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
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
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
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
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
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
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

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
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
舍已之昭也而從我於龔昏哉然是心非特秦
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
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
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
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
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
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
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

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
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
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庶不在乎無所於教而
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
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
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
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
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考畧曰自諸儒講學專於道德性命而學術爲
之一變惟公云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

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
難知又曰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
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
有而予之以其所無方與論語子所雅言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之旨相合卽魯直所謂相與講
明學問之本近之矣

附黃魯直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眉山吳季
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
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
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

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况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附陳瓘進四明尊堯集表 錄節 ○又况臨川之

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一壻之手唱

如聲召應若響隨
考畧曰夫君尊臣卑天地之大義古先帝王之
定制也而孔子有言則萬世之師表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若盡禮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拜下禮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死夫人臣事君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凡以
尊君之故而不以其君賢否爲尊卑重輕也孟
子生于戰國所遊皆列國僭王所目覩皆縱橫
捭闔以利害挾持人主者也故孟子雖曰願學
孔子而其行事立說與孔子異者多矣故於齊

將朝王而以不可召拒之故曰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可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又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卽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祇見稱於孟子之書虞夏典謨所不載未知當時堯舜之果有是事否也公作虔州學記而陳瓘陳師錫大非之若有等於臣罪當誅者予考之記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此固解經之言非若見之章疏等之新法而有改革朝儀之事况迭爲賓主之文本出

於孟子之書而此記已明白引之即使其言過當亦不過如欲有謀焉則就之以德則子事我者而已矣何至如陳氏排擊不遺餘力哉蘇明允作遠慮有言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飲食則且上引湯有伊尹武有太公望下如桓文有管仲狐偃當時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遂薦於朝歐陽修亦以其書薦之矣由是言之明允之說尤甚於介甫使果有忌諱不忍言者韓歐三公何爲奏之於朝而亦不聞仁宗大有譴責耶黃

魯直嘗手抄此記遺吳季成以爲教子之法其見重於魯直如此豈韓魏公歐陽公黃魯直其智果皆出瑩中等下哉

答韓求仁書節錄

○考畧曰書言哀荒久不爲報

似猶在憂服之中故錄於治平初年詩易春秋論語孟子亦祇因所問而隨答之耳卽所問有答有不答於易與春秋尤見其矜重詳密而虛懷常若不及也自公沒後數百年不特謗公者變亂失實愈積而愈多卽六經語孟異解迭出至有顯背孔子而不顧爲余素不釋然於心者

有數端焉今卽公荅求仁者藉得以折其衷因
爲節錄於後庶使後之覽者不至共蹈於侮聖
人之言也夫

答曰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
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
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又
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
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
謂小器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考畧曰
孔子聖人也孟軻自稱願學孔子者也司馬遷

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而
孟子論管仲有取於曾西翫然之言則顯與孔
子異矣至荆公乃合孔孟而一之而曰九合曰
一匡曰大任曰噐小所謂言各有當者而後管
仲之論以定憶前十年時有貽我論語解者謂
由賜問管仲二章爲齊人僞書卽齊論多於魯
論二篇者是也其說出于涇陽語錄予謂齊論
多問王知道二篇爲前世所刪後人不得而見
之少矣若以此爲據安得鹵莽至此乃越十年
則又有爲論語解者亦以此二章爲齊之弟子

三
言
田
一
所紀齊人甚尊管仲故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
晏子而已其援引駁詰自矜獨得豈其人果于
涇陽若有不謀而合耶涇陽語錄予未之見若
涇陽卽顧憲成亦東林講學之人也子曰學之
不講是吾憂也孰知論語爲聖人之書世歷數
千年之火奮其私智指爲僞託其爲可憂不尤
在於講學哉

答曰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
以加于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
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

○考畧曰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公特依文解義而一以貫之具是矣自說者曰忠天道恕人道忠爲體恕爲用一貫爲體忠恕爲用於是由周而來千五百年至於宋則有無忠做恕不出之說夫單言恕曰有一言而可以行者恕也而曰無忠做恕不出可乎由宋五百年後至於今又有無恕做忠不出之說夫單言忠曰主忠信臣事君以忠而曰無恕做忠不出可乎推原所由則皆以忠恕違道不遠之中庸強恕而行之孟子不難屈會

子而從子思孟軻而欲別求所謂神明不測者
不且立說愈精而其去夫子之道益遠哉宜介
甫以爲此非所以告曾子也

答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
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
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
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
特三月而已也○考畧曰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聖門高第弟子如顏淵亦曰夫子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以至於如有所立卓爾立也

者立於禮也而實由克已復禮之教有以先之也克已復禮爲仁古注云克約也已身也復反也猶言約身反禮其說自明自劉炫以勝訓克以身有嗜欲訓已而克已復禮遂爲對待之辭於是乎克已有銘矣而置復禮於不言其甚也克復有堂矣而爲之記者祇是一篇克字論而離已言克又與伐怨欲爲類其言曰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則又離禮言復而復者仍是克之復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豈是之謂

二二 言三 田
哉而亦通篇不見一禮字惟介甫答求仁書與
禮樂論悉歸於洪範五事而致力於貌言視聽
思方與告顏淵一章全合何至紛七離禮言克
已而言克已又離已而專言克也哉

答曰求仁所問於易者尙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
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
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
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惟無師友之故不
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
而其書往七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

愧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考畧曰
易之爲道深矣故夫子教人所雅言在詩書執
禮而於易未數數也公嘗有言伏羲作易非天
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故公與人言易
見于集中者惟荅韓求仁徐絳史諷三書而其
謙抑退讓言已學未有所得而亦不輕以告人
則三書如一史稱公易解十四卷今不傳豈即
公謂其書已爲不知者所傳者與

答曰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
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考畧曰春

秋斷爛朝報之說穆堂李氏辨之甚詳予謂公特不信傳而未嘗不信春秋於荅韓求仁書尤爲確証乾隆丁酉冬解川東吏事東歸舟中成荆公不信春秋辨而年譜有作實始於茲篇也附錄於後

荆公不信春秋辯○世傳王荆公詆春秋爲斷爛朝報自宋至今六七百年乃得臨川李先生爲之辨明其妄今見於穆堂別藁所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序後是也然麟之之言宋史載之李先生辨証雖切則猶爲一人之私言也私不

勝史則寡不勝衆予考公撰詩書周禮三經義
惟春秋無書非略之也蓋慎之也觀其答韓求
仁書謂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是
公特不信傳耳非不信春秋也學者旣不能舍
傳讀春秋而欲求春秋於不足信之傳其爲難
知不亦宜乎且公甚尊信春秋而亦不盡廢傳
其全書尤可考而知也其撰范鎮加修撰制曰
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
子之事也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
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托尙書春秋之義勒成

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是公言春秋本孟子
又以春秋並尚書此其一証也其中述曰薄於
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
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是
公以春秋爲中其不詆春秋明矣其原性曰伏
羲作易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
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公以孔子並伏
羲以春秋比易其不詆春秋愈明矣其誌亡兄
常甫墓曰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
師所畱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由是言之

常甫兄也春秋王氏家學也而公之不詆春秋愈益明矣若夫不信傳而亦不盡廢傳於復讐解曰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蓋復讐之說春秋未有明文而公不信公羊傳亦以理斷之而知其不足信耳其於讀江南錄曰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蓋臣子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亦無明文特出於傳者

之言而公未嘗不取之也其於石仲卿字序曰
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
之善惡而貴賤之夫以字爲貴賤春秋亦無明
文而傳者言之公又未嘗不取之也其他名臣
賢士若曹穆公瑋賈魏公昌朝楊叔明忱王徽
之哲皆以治春秋學有聞於世公載於碑銘行
狀甚備其全書如此此外欲求一言之詆春秋
者不可得也夫言人之美惡者必有其美惡之
實則言之者不妄而聽而信之者有據以公之
全書但見其有尊信春秋之言而絕無非毀春

秋之說則彼之妄言詆公者更何所據以取信於天下後世乎或曰子以公尊信春秋若此詆公者之妄若彼而當時春秋不列於學官不以之取士何也曰孔子既沒諸經並遭秦火即詩書禮亦間有殘闕未備學者或不得其旨有矣至春秋者孔子作之及左氏公羊穀梁各自爲傳不合不一果能一一如夫子意中所欲出者乎自是以來漢儒治春秋者奚翅數十家於是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矣而鄭康成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之書又作由漢迄

唐至宋元治春秋者奚翅數百千家於是柳宗
元著非國語矣及宋江端禮元虞槃而非非國
語又作夫天下之道是與非而已非者之疑於
是是者之疑於非使明者察之未有不可數言
而決者獨至春秋以孔子至聖一人之經而傳
者紛乚不勝其繁其間是非疑似中更千餘年
之火羣千百人議論之多猶未之能決詩曰譬
彼舟流不知所屆此之謂也當是時公旣不能
以諸儒之言束於一家之說因以其難知之經
以俟世之知經者則雖不以之取士而士之治

春秋自在也蓋以爲得聖人之意而治之不惑於傳註曲說而春秋存矣如不得聖人之意而治之如斷獄然不實其罪徒爲上下其手焉而春秋之教仍荒矣朱伯原楊龜山尹和靖皆及見荆公者也孫莘老春秋傳不特麟之有跋龜山亦有序龜山之言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焉不講朱伯原曰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周禮取天下士置春秋

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林希逸曰
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
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
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
獨於春秋曰此經比諸經尤難知蓋三傳皆不
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
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爲荆公之罪亦冤甚矣希
逸之言如此楊龜山尹和靖胡康侯皆同時講
學之人也龜山和靖旣援答求仁書以爲不廢
春秋之證矣及康侯爲春秋傳序則尤甚詆公

棄春秋不用夫以同時講學之人其平居務爲高論幾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何茲之議公不合不一所謂是非好惡之公安在乎穆堂先生謂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見之臨汝閒書荆公嘗爲春秋左氏解十卷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其高第弟子陸農師佃著春秋後傳龔深父原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予考臨汝閒書蓋李

壁季章謫居臨川時所著公答求仁書在治平
初年後來熙寧當國春秋不以之取士其確守
所見已先見於答求仁書則欲破麟之之妄莫
如此書爲有據嗚呼讀經之不合不一未有如
春秋之甚者也論人之不合不一不公亦未有
如詆荆公之甚者也夫以伯原龜山和靖諸人
旣明荆公未嘗廢春秋又以斷爛朝報託言荆
公者指爲無忌憚小人而後人猶挾持浮說攻
排之不已卒無有舉和靖諸君子之言更相傳
述者吾是以嘆李先生辨証雖切終不免爲寡

不勝衆而已矣今吾考公全書知公甚尊信春秋至求一言之詆春秋者不可得復爲辨之如此若夫寡不勝衆又豈予今日之所計哉乾隆丁酉冬月上翔書於夷陵舟中

附穆堂別稿書周麟之孫氏春秋傳後序○麟之浮薄小生其述父訓亦未必然否則其父亦妄人也其謂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慕心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鄙哉斯言固不足置辯而後

世無識之士沿訛襲舛據爲實有之論實有之事因以詆譏荆公曾無有識其爲謬妄者則不容以不辨也嘗試平心思之荆公欲釋春秋尙未著書他人何由知之見孫傳而生忌詆其傳足矣何至因傳而詆經詆傳易詆經難舍其易爲其難愚者不爲而謂荆公爲之乎荆公之才與學固十倍於莘老荆公著作日月不刊乾坤並永莘老之文集無傳惟此書僅存余嘗取而觀之十駁四五謂荆公不能出其右豈不謬哉斷爛朝報之說嘗聞之先達謂見之臨汝閒書

蓋病解經者非詆經也荆公嘗自爲春秋左氏
解十卷言言精核辨左氏爲戰國時人其明驗
十有一事自來治經者未之能及其高第弟子
陸農師佃龔深甫原並治春秋陸著春秋後傳
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爲闕文荆公笑謂
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
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
非詆經也至謂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則更
未然宋初取士略因唐制宋史選舉志論科目
學校之法謂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

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熙寧四年二月改法罷諸科而分經義以取進士令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則儀禮與三傳三史開元禮皆罷不獨春秋也且據續通鑑是年八月卽書復春秋三傳取士是改法之初尙未施行而三傳旋復也漢初春秋止公羊續添穀梁東漢始立左氏唐宋以來列在五經之春秋則左氏而已加周禮爲六經神宗止用五經故去左傳而存周禮以春秋之經文論自當勝於周禮若左氏詞繁而志寡則未

必優於周禮也蓋六經之文易書詩周禮禮記
並因文可以見義惟春秋止于書事其義難知
故三傳之說互異夫道一而已異則必非聖人
所書之義也非聖人之義而特出于左公穀三
子之說安見其優於周禮也哉漢儒以周禮爲
周公致太平之書朱子亦以爲周公之遺典廣
大精密宋以前治經未有遺周禮者若古來治
春秋者治三傳而已治經不猶愈於傳乎三傳
互異莫之適從故治者少元祐之後至於今未
有治三傳者孰廢之耶今之治春秋者治胡傳

而已胡傳豈盡合於聖人之意耶惟束於一說
故猶有業之以應舉者而春秋之義實未嘗抱
遺經究終始可謂之治春秋乎宋時攻王氏經
學者無若楊龜山然龜山叙莘老此書謂熙寧
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三傳異同無所考正
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
不用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耳龜
山親見熙寧之政其論如此麟之晚出孫書於
家傳三世之後乃撰爲無稽之言以誣荆公而
六百餘年莫有爲之辨者蓋科舉之習束書不

讀不治經故莫知議論之得失不治史故莫知古事之是非也余嘗覽陳氏書錄解題稱蜀州晉原王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春秋得法忘例論三十卷蜀守何剡上之以中丞鄧綰薦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此亦可見貢舉不以取士之說之妄巽巖李氏云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中丞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鄧巖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春秋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亦見臨汝閒書者文獻通考引用之巽巖去荆公時亦未

遠其言如此則謂荆公詆春秋者皆誤信麟之
妄語者也信道後進以春秋論薦荆公猶待之
厚况莘老其所素交豈有慕其書遂併詆聖經
之理宋史莘老本傳稱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
之將援以爲助熙寧二年由越州通判召知諫
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比言畿縣追呼抑配
安石請遣覺行視虛實覺謂非臣事乃以反覆
出知軍州史又稱覺有德量安石退居鍾山枉
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沒又作文以誄由是觀
之二人之交始終生死未嘗渝莘老固賢非荆

公有德量亦安能獨賢荆公之德量如此安得見其所著書卽慕之且遷怒於聖經哉又按荆公卒於元祐元年年六十有八莘老元祐元年始拜諫議大夫進吏部侍郎又擢御史中丞臥疾然後求提舉舒州靈仙觀以歸而卒年止六十三是莘老之年小於荆公殆十餘歲而邵輯叙文謂公晚患諸儒之鑿始爲之傳則莘老此書無論荆公未嘗忌蓋亦未嘗見之也麟之妄造鄙言後人信之其陋亦無異於麟之矣康熙五十四年奉勅修春秋傳說彙纂予於莘老說

頗嘗采取而於麟之序未暇駁焉今特補而論之

考略曰春秋斷爛朝報之說其來由一載於臨汝閒書季章去荆公之世未遠必有以正其謬妄之意自此書不傳亦越數百年無復有人起而稱述者遂成千古一大公案矣故予於所作辨辭獨從穆堂稿中摘出全錄之亦冀並存以廣其傳耳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二 自治平二年至三年四年

治平二年乙巳年四十五

公在江寧居喪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

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臯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辭赴闕狀二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
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
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
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
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
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
廷眷錄之意○辭赴闕狀三右臣伏准中書劄
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
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
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

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
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
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
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廢力用堪任職事何
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
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
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
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
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命
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

之三

考畧曰是年七月公方服除而英廟卽趣召赴
闕至於再三公旣皆以疾辭猶自乞分司稍獲
有瘳卽時赴闕其於君臣恩義並隆矣脩錄於
此以證他日呂誨訐奏之妄

上富相公書○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
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
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
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
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

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
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
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
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
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
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
曠日引以而闕然不卽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
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
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
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

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考畧曰此公除喪後報謝鄭公弔問之勤也卽此一書而前此獨蒙拔擢歸於佐天子進人才而不以爲德誦言之而不以爲嫌是時又有上宋相公薛書上張樞密昇書諸公皆以輔相之貴負天下重望發使弔問拊循備至慶歷元年宋公自參知政事守本官知揚州而安石嘗爲其幕屬乃至以而加親如此而安石之賢可知矣後來造辯姦者矜言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夫往何足爲安石輕重卽不往豈

梁賢於宋富諸公也哉 不知所得疑作德

附會草與王介甫第三書○鞏啟八月中承大
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
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
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
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
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
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
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沒尤爲可痛而
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

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摧所未
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
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
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甫
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
孟子之書韓愈以爲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
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
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爲介甫言亦有
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
甫旣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

因得商榷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
庶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
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
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所惓々往來于心也示諭
洩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
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北來乎不惜見
諭子進第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
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
弟尙且畱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

有女弟之悲亦以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
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
鞏啟上

考略曰此書作於治平二年冬介甫年四十五
子固年四十七介甫作同學一首在慶歷二年
至是已二十四年矣中間書問之頻相知之厚
其詩文具見於二家集中而此書猶云向日得
相從講學勗其所未及而盡其所可樂於衰暮
之歲則前乎此可知矣從此治平四年介甫出
判江寧府又二年爲熙寧二年介甫參知政事

而子固出守越州亦非由議新法而出也自是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及元豐二年子固上殿入對則介甫致政歸金陵已四年是其中間十一年兩人未嘗相接於朝故吾由治平二年子固致書介甫而後至元豐二年其歲月可考如是吾不知世傳兩人始合而終睽者顧在何年也又元豐三年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所稱道吾君吾相之美相與有成詳矣吾相非介甫乎設子固果有大不悅於介甫卽不直斥其過可矣亦何至稱道其美若是則吾不知世傳兩

人始合而終睽者又因何事也惟子固過介甫
歸偶成詩曰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
非難盡言竟多迂知者尙復然悠々誰可語似
作於熙寧二年是時新法初行舉朝譁然子固
安得無言次年韓歐二公論青苗亦皆見之章
疏然在朝言朝其於交遊故舊何嫌何疑哉

王深父墓誌銘○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
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
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
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在於天德不醜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不可勝也

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
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
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
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
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
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
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
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
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

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菴穎
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
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
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
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
某年某月某日塋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祔銘曰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
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

歸形此土

祭王回深父文○嗟也深父真棄我而先乎孰謂
深父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
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
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
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
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
薦食酒嗟也深父子尙知否
考畧曰深父爲介甫所深交見於書牘甚多其
死也爲文而祭之其言尤悲痛介甫守道安貧

所與遊皆砥礪廉隅若孫正之王逢原常夷甫
王深父其尤著者也

治平三年丙午年四十八

四月蘇明允卒年五十八○考略曰明允卒非
所紀也紀乎作辨姦者安石命相制曰已先見
於嘉祐初年也

治平四年丁未年四十九

公在江寧

正月庚戌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廟
號英宗帝即皇帝位

二月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未錄

三月歐陽修知亳州

二月王雱登許安榜進士時年二十四歲調旌
德尉

閏三月王安石出知江寧府

辭知江寧府狀○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
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
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邱墓所在就付兵
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
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典當領路大

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在伏望陛下察臣
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
畱臺宮觀差遣冀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
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
收管謹具狀奏聞○考略曰乞除畱臺宮觀差
遣見此是爲治平四年也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稽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旣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
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
雖知黽勉尙懼顛隳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

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
而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倦七許國雖有愚
忠沒七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
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
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
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
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邱墳粗諳知
其閭里念雖閉闔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
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敢
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

戾仰稱殊私臣無任○考畧曰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必已辭之不允而後受之也

廟議劄子○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信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

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考畧曰是年九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祔英宗神主於太廟是此議之未行也

附朱新安祧廟議狀

節錄

○熹既爲此議續搜

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上而有僖

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
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
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
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
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
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
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
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
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
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亡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乚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除翰林學士謝表

九月

○臣聞人臣之事主忠在

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患
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
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
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
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
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
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
肖涉道未優初無犖匕過人之才徒有區匕自
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濶淺陋
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以棄里閭辭命之習燕

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
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
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
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
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
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
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以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
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勅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

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疾疾冀卽
有瘳而章書頻匕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
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卽便安

賀韓魏公啟○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
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脩三公之典策貴極富
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
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
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
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
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

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
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
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
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
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
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
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
三世救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
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
相方又爲特矣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

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
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考畧曰此煌七
乎宇宙大文也琅七乎歌聲若出金石也魏公
一代偉人得此懸諸日月可以爲傳爲銘爲贊
雖有他作弗敢請已

賜允觀文殿學士尙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
弼辭免乞判汝州詔○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
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
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畱而引喻再

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是年十月新除集禧觀使自乞汝州
也

考略曰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之官以處異
議者久矣及閱池北偶談則遂確指熙寧二年
爲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且援邱文莊世
史正綱以爲證余因檢訂年譜至安石辭知江
寧府赴闕狀乞除臣一宮觀差遣則治平四年
閏三月也熙寧元年十月富弼以觀文殿學士
新除集禧觀使乞判汝州是時安石當內制有

勅則知此官非始於熙寧二年明矣因考之職
官志曰宋制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
絕少熙寧以後增置焉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
宰相執政充使前宰相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
示優禮則又知富弼除集禧觀使猶循故事也
更考慶歷八年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會靈觀史皇祐元年賈文元爲祥源觀使嘉
祐二年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此皆熙寧二
十年前大臣爲朝廷所優禮歷七見於臨川集
中此外宜未可悉數也熙寧初朝廷議廢宮觀

使副都監安石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據此則安石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職官志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嗚呼博洽如瓊山池北而於祠祿所由來載於諸書者若全未之入目喋匕奚爲也九月以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十月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

考略曰據常秩本傳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
寧三年詔郡以禮敦請四年始詣闕而熙寧新
法已徧行於天下矣及後又云後安石爲相更
新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卽起而毀者卽據以爲
說是何與前所敘述履歷亦全不合也餘詳著
於熙寧十年墓表後

二二五ノ各言ニ

田

ネ

一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三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治平四年

濮議紀事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六月己酉詔尙書集三省御
史臺議奉濮安懿王典禮甲寅罷尙書省集
議令有司博求典禮務在合經三年正月丁
丑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
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

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以
塋爲園置守衛吏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
事如皇太后旨壬午黜御史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三月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
瞻辛未以黜呂誨等詔內外治平四年庚戌
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卽皇帝位二月
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三月壬申歐陽
修知亳州

附歐陽修濮議○英宗皇帝初卽位旣覃大慶
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
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
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平二年
四月上旣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
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
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日某親具
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日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
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

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
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
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
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
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
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
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
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

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畱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畱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旣悉已畱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弁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

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畧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卽盡理施行何止畧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

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
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
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
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
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
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
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
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
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
瓦木箆箔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疎繆如此故

三
二
一
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臺官益快也慚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

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
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
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
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
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
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
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
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奇貨。

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
臺官愈益愧恥旣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
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
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
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
已有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
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
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
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
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

議爲是臺官旣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涵匕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呈進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

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
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
歲九月也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
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
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
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
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
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
高居簡就會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
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

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
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
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
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
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
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
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
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
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
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二事其稱親

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
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爲
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
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勅中
外之人爲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在
宗正統故人情涵匕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
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
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
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
非益肆其誣罔言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

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諭等旣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以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旣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以待大臣與

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卽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

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卽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旣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畱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畱我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

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旣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考畧曰予讀宋史至熙寧二年呂誨論王安石十事旣脩錄入年譜而有所論著詳矣而弁錄及歐陽修濮議何也嗚呼此宋室朋黨之禍大起於熙寧新法而其端已肇於治平濮議泊乎

元祐紹聖則顯以朋黨互相報復而洛黨蜀黨之名亦立其禍蔓延而不可止以與宋室南北相終始可勝嘆哉曩者景祐慶歷之際臺諫官嘗攻大臣宰相矣當是時天子詔戒百官朋黨而歐陽修亦爲朋黨論以進未幾而范呂之怨已解而國事亦無所廢卽諸臺諫落職者亦相次進用浸尋至慶歷嘉祐而天下駸々嚮盛治矣韓琦歷相仁英爲社稷臣巖々具瞻負天下重望歐陽修文章高天下直聲振一時蘇子瞻謂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居多非虛言

也自濮議起而攻韓歐者盈庭其肆爲醜詆者
呂誨也而其主張彭思永奏藁尤誣罔不可堪
忍夫濮議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
奉祀其典禮止此其事已數言而決豈復尙有
餘憾哉而當時臺諫所必爭者祇在於稱親也
稱皇伯也稱皇伯考之於古則無稽而稱親則
證之儀禮爲有據且自古人臣公忠爲國每遇
朝廷有大舉錯或因同列不合而爭論於人主
之前或委曲難明必詳發於章奏之間期於是
非明白而後止而於已無與也卽使中書稱親

之言果非耶亦何至如思永曰亂大倫滅人理
曰舍生之類發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爲身謀害義傷孝曰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
罔聖聽支吾言者夫使思永斯言施之韓歐二
人爲可信則是二人者尤不在意見之各殊而
在設心之不肖自是而韓琦歐陽修真無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矣而豈其然哉使其不然則主
張思永奏藁者何忍而爲是言一至此極耶余
考治平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治
平三年正月詔以瑩爲園郎園立廟而黜御史

范純仁呂大防又黜諫官傅堯俞趙鼎趙瞻又以黜呂誨等詔內外則皆以濮議故也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二月而以帷箔之私污歐陽修者蔣之奇也而蔣之奇所從來則得之攻濮議之彭思永也夫濮議定於期年一旦新君初立纔及一月而遂借他事中傷以洩其濮議未慊之懷可乎且歐陽修以孤甥女事嘗見誣於錢明逸乃在於慶歷五年其事已白於仁廟至是二十三年矣而思永之奇乃以修婦弟薛良孺謗言公然奏之初立一月之新君而

第曰風聞其母乃玩君於股掌之上而姑爲是
嘗試乎歐陽修乞根究蔣之竒劄子至十餘上
而之竒曰所從來得之彭思永及詰思永所從
來亦唯曰風聞夫此何如事是歐陽修所謂禽
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也思永旣不
能指其所從來而猶曰風聞者所以廣聰明也
而必以問所從來罪之是廢國家開言路之法
尤爲遁辭知窮而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法
許風聞入告者亦以人主居處深宮勢不能周
知外事而人臣在外耳目尤近卽其所謂風聞

者亦必實有是事而非僅如風之過耳不爾又如風之既去而不可捕也況於帷箔曖昧之事夫人皆知其未易究詰卽在閭閻議論猶防其毀譽失實致傷公道豈思永之奇以之入告其君而可不預爲之計乎使不預爲之計而冒焉入告是歐陽修所謂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者洵有之矣而因使朝廷風聞入告之法徒爲小人挾私報怨之具又何聰明之可廣而言路之可開也乃再踰年爲熙寧二年而其首攻安石者

呂誨也共攻新法者范鎮范純仁則皆爲攻濮
議之人也夫當熙寧二年六月呂誨具奏王安
石是時新法猶未盛行而其所據十事以爲得
之目睹實迹者已不免出於誣罔嚮使新法不
行安石即辭位而去而以呂誨范鎮諸人在朝
必不能安於無事何也以韓琦歐陽修之賢在
位數十年之久天下賢人君子仰之如泰山北
斗者之衆而其醜詆之辭擠之於大奸大惡雖
盧杞不是過者又何有於爵位名聲之不如韓
琦歐陽修者耶唯安石辭位之心甚切而神宗

信任之心愈堅故安石相熙寧八年諸人以忿
戾而去而神宗之任用安石如故也安石歸金
陵十年而神宗元豐之政未改於前諸人猶不
得而與之也自神宗崩哲宗以十齡幼主新立
而嚮時攻濮議之人與攻新法之人皆一時並
進而元祐之局一變而是時洛黨蜀黨之名亦
已立矣紹述之說起而攻元祐者其局又一變
要之安石本無有黨也惟元祐攻行新法之人
必以黨安石爲名而怒如水火迭加竄逐視前
攻濮議攻新法尤甚故其後攻元祐者不得不

以紹述爲名而若甚黨安石也而其實安石無
黨也自是而崇寧大觀以至於宣和靖康而極
則皆朋黨之禍爲之也吾故曰朱室朋黨之禍
其端已肇於濮議遂與南北相終始不信然哉
故吾錄荆公年譜而必及歐公濮議凡以爲荆
公也嗚呼以歐公之濮議一萬五千言曾子固
之爲人後議二千五百言其說亦已繁而其爲
言亦詳而明矣而後之論濮議者猶不以歐曾
二公之言爲是則洵乎曲學偏見之士未易以
口舌爭而予又何以云哉

三才圖會

卷十三

器用

十四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四

自熙寧元年 至熙寧二年

熙寧元年 戊申年 四十八

正月 甲戌朔 改元

四月 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七月 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

賜第安國及第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
第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儻久之求
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

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畧門資貢舉之法而
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
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
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
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
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
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
命官祿不逮親旣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其
誓於捐軀臣無任

附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昨日辱諭以欲

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

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爲
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
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
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
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
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
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
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
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
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

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旣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咲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咲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咲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

口卽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旣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巳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旣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公有送王平甫下第詩
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此書跡必
在於嘉祐間以無歲月可考附錄於此孝宗亦
才士文人不傳惟此書錄於文鑑中歐陽公嘗
以曾子固儼之若此文真不愧相頡頏也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臣今日蒙宣諭召
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劄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以主斯當
譴怒旣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
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劄雖揚

言於朝廷以廸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馱
馮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
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
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
所無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
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
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
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
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

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
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
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
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
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
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之爲法奈何
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
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

三才全書卷之四
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
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考畧曰此奏祇載文鑑而本集無有中及陳升
之事以孫覺本傳考之應錄於熙寧初元莘老
與介甫交最厚此論情辭洞達至公至明再踰
年而莘老以不附新法而罷在朝言朝而二公
之賢自在也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
驛赴闕○考略曰據前內制載賜允新除集禧
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是弼實未領觀使

而卽赴汝州矣本紀載治平四年十月罷判河陽似卽其時也內制又有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則必是此十二月而本紀又云爲集禧觀使悞甚次年三月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曷嘗召入爲觀使哉

熙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九

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

辭免參知政事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竊以建用宗江輿圖

三
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
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誅
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慚故里服
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
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
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
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
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在
除叅知政事謝表節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

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
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
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

考畧曰公入朝未久是時已不能無違言故表
云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直道事君期不
隳於素守固已微露其端而公之挺特自任亦
於斯具見矣

二月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
乞制置三司條例二月○竊觀先生之法自畿之
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

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
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
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
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
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
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
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
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
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
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

羸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
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
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削殆無餘藏諸司財用
事往七爲伏匿不敢實言以脩緩急又憂年計
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
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
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
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
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

三才圖會卷之四十一 雜考 小生
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
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
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
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
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
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
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
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叅
議施行

四月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

進戒疏 五月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
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
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
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
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
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
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

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誣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於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考略曰明理知人然後能用人則法度可行風俗可成此北宋諸儒崇尚經術故其言不涉迂濶而荆公其尤也

呂誨論王安石六月○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訛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息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畱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

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
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
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
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而制定奪但聞
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
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
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三試
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
必復及居政府總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
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

門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已盛矣枯勢招權
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
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
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
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
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
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
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
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
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

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摧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

然誠許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苦寄職分難
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考略曰安石文章風節天下稱賢及相神宗行
新法而舉朝譁然攻之其斥爲奸邪而先見於
章奏者呂誨也世傳司馬溫公言呂獻可之先
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如也是果溫公之言歟
考熙寧元年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二年二
月叅知政事六月呂誨以論王安石罷知鄧州
是由越次入對至是裁踰期年中間擴入十事
內則皆衆所共知者安在其爲有先見之明也

予因是爲次其說於後其一曰誨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鶴鶉一案其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第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復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自是未及分司而英廟崩矣其二曰治平四年正月英廟崩神宗卽位閏二月安石出知江寧府然猶有辭

知江寧府狀以疾尙未瘳也比緣申命曲加而後受之九月以安石爲翰林學士自是不聞固辭者考安石前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其書具在非苟爲辭讓者山林獨往之思生平交遊往來書牘未嘗稍見於詩文無論對君無有也而誨顧以此誣之何耶且卽如誨言在先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在陛下乃有金鑾侍從之樂慢於前而恭於後以是合而訕之可也而必分爲二事乃得成其爲十事亦慎甚矣其三曰考葉夢得石林燕語熙寧

初侍講官建議復坐講者呂申公王荆公吳冲
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
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
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
格是主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石獨見之彈
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追也其後元祐
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
時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頤遂復上太皇太后
書辨論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然後來
通鑑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

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嚮時呂誨攻安石太過故
不得不爲伊川諱言之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
無以坐講復議安石者豈其旣於伊川諱言之
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其四曰自新法行舉
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
掠美於己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
其所掠之美安在乎若曰非則歛怨於君則衆
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
歛怨於君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五曰登州
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主之安石卽不免

於失出亦君子過於仁者也觀其答許朝議書
曰連得誨示豈勝感慰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
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
子孫蕃衍當以此也而安石之意可知矣東軒
筆錄亦以安石此議爲近於仁人之言遵字仲
塗嘗知宿州登州其六曰王氏自眞宗咸平三
年王貫之登進士榜祥符八年益則貫之之兄
之子也仁宗慶歷二年益之子安石六年沈則
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安仁爲安石兄嘉祐六
年安禮爲安石弟英宗治平四年雱則安石子

此六十八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登進士者七人以文學聲名言之自安石而外尤推安國嘉祐五年歐陽公送平甫下第詩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衆皆可驗也熙寧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於安石何與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不免掛彈章矣其七日中書除目數日不決諭問安石乃帝意也安石言中書出牒唐介引太宗故事謂大事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乃稱

聖旨帝以爲然遂止是神宗未嘗不用介言而於安石有所偏聽也其八曰考唐介本傳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云嘗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則又似專爲阿芸事言之人死於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常以文彥博燈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遠竄不死而死於爭論失出一婦人死有重於泰山如是乎無惑乎生老病死苦之說好事者又舉以爲訕笑也其九曰自古亂亡之國起於宮闈者蓋多故矣而

惟兄弟尤甚是故親七則諸父昆弟不怨以至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聖賢所著爲經者何
其甚詳而有禮也前代以兄弟生亂見於春秋
書衆矣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爲
與其地近而偏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
嘉二王爲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寧初
立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邸爲請則與陰
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亦親
七之道宜然安石獨違衆議不欲以深罪七辟
光要亦大臣謀國防微杜漸之意也且嘉岐二

王本賢王熙寧以來岐王顥屢請居外章上輒
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
先時岐嘉二王日問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
王備爲皇太子卽令母輒入夫以宣仁皇太后
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至是何嫌何疑然
猶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祐初
始賜顥親賢坊與弟頽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
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蓋
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
制恩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七之益明矣故出居於外是爲嚴朝廷之禮而武王之待周公後世豈復有能行之者哉誨之論安石十事以此列之次九惟曰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遂成其事朋黨有迹及考誨本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云云據此似誨專爲爭辟光事不得

乃遂上疏則疏內十事不應以此列之次九又云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辜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據此以斷辟光果係二人所導則王呂實爲此案罪魁且又揚言於外誨尤必脩聞之不難據情直指而此疏不及何也當時私書雜出此說未考出於何人而史書采之遂與本疏全然不合亦厚誣之一端也其十日創置三司條例此議行新法之始也是時均輸保甲青苗雇役尙未施行而已洵也若此又其所遣使者八人若劉夔謝卿材侯

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爲賢者皆在焉原其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嗚呼獻可之先見自溫公有言而後世多稱之然其所言往事祇如此其於所謂先見何如也誨嘗抗論濮議其語言狀貌載於歐公濮議甚詳究觀此疏若誨者其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者與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

九月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十月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十月城綏州○熙寧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納
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命郭達選
將置守具達遣趙高交夏人所納安遠塞門二
砦就定地界夏人渝初盟高請城綏州不以易
二砦因改名綏德城

與趙高書○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
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
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
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
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

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
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
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
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
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
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
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
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
皆知朝廷之意

考畧曰公言兵事始此其安邊善後弁援老氏之言以爲戒公豈有意於黷武哉余始閱富弼傳神宗初立首問邊事弼對曰陛下當布德施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疑此必非鄭國之言也已而知其出於邵氏聞見錄弁舉熙豐二十年間用兵事以爲安石罪可謂誣罔之極矣末年神宗又謂宰相曰自後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此真兒童之見蠢劣之尤甚者名臣錄采之何也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十二月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
以處鄉監監司知州之老者
考略曰據此與職官志所載祠祿絕異亦與所
載王安石以處異議者不合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五

卷十五 熙寧三年上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熙寧三年庚戌年五十

叅知政事

正月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三月孫覺呂公著張戩程顥李常上疏極言新法

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吳孝宗登葉祖洽榜進士

東軒筆錄曰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間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考略曰吳孝宗字子經臨川人祖表微雍熙二年進士尙書屯田員外郎荆公誌子善墓曰某謂其父爲諸舅則固荆公外家親屬也孝宗所著三書曰法語曰先志曰巷議嘉祐五年孝宗嘗以法語謁歐陽公公贈之以詩又以先志貽荆公公以書答之亦必在於嘉祐治平間卽其文學行誼悉於二公詩文見之矣熙寧三年成

進士魏氏以爲對策詆新法夫當舉朝涵七之時朝廷皆不然之孝宗又安能以詆新法取進士哉旣詆之而又善之大類乎穿窬所爲而謂孝宗爲之乎孝宗之爲巷議必實有見於新法之善而有以大服其心故因爲書以傳孝宗巷議崔伯易一法百利論淮海張邦基俱悼歎以爲不得復見而後世可知矣因錄荆公答孝宗二書以見其講學論道如此而外家親厚相關又如此也

答吳孝宗書

附錄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

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
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嫻事見迫又田
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
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
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
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
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尙恨有
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七不足以知雄則其於
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
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

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
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
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
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
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
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
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
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
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

三井心左言才世
卷一
月
一
三

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恠也積憂以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孫覺以奉詔反覆貶爲廣德軍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

讀不勝螻蟻區區感慨惻怛之至臣蒙拔擢備
數大臣陛下所以視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
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
法度爲先今待臯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
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談行邪說乃更
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啟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
效也雖無疾疚尙當自劾以避賢路況又昏眩
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
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
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

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
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
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謝手詔慰撫劄子○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
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
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聖旨臣雖糜軀
隕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
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興堯舜之治
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
天下怨誹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

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構合爲沮議
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陛下
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夙妨
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
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陛
下不以臣狂猥賜之臯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
誨喻臣豈敢尙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假卽
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知

四月程顥罷爲京西路提點刑獄

邵氏聞見錄安石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
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公
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
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
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
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
頭於市則新法行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
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
自此與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
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坐

鍾山常恍惚見雩荷柳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
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
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
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穆堂初稿書邵氏聞見錄後節錄

○虞書戒無

稽之言而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日
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誠以其妄言無實
足以變亂是非使當之者受禍卽在身後亦蒙
詬於無窮也幸而具言出於浮薄小人聞之者
猶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謬附於清流則雖

賢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誣乃萬世而
不白豈不酷哉自唐人好爲小說宋元益盛錢
氏之私志魏泰之筆錄聖主賢臣動遭污讎至
碧雲駮焚椒錄而悖亂極矣其若可信者無過
邵氏聞見錄由今觀之其遊談無根誣枉而失
實與錢魏諸人固無以異也邵氏所錄最駭人
聽覩者莫甚於記王元澤論新政一事嚴君之
前賢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婦人冠矢口妄談
欲斬韓富容貌辭氣癡妄醜惡至於如是使天
下後世讀之者惡元澤因并惡荆公顧嘗思之

元澤以庶幾之資早窮經學著書立說未及弱
冠已數萬言豈中無知識者今歲消暑餘暇偶
一繙閱畧爲稽考時日乃知聞見錄蓋無端造
謗絕無影響考荆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叅知政
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爲條例司官
明年五月明道卽以議論不合外轉簽書鎮寧
節度使判官而元澤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許
安世榜進士第明年戊申卽熙寧元年也至二
年則元澤以己酉進士授旌德尉遠宦江南是
明道與荆公議新政時元澤並未在京直至熙

寧四年召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然後
入京師則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
錄與聞明道之議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澤醜劣
則誣爲囚首跣足欲實其囚首跣足則以爲是
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條例司官次年五
月卽已外轉始深秋沆初夏中間並無盛暑之
日也明道長元澤僅九歲成進士僅早十年蓋
兄事之列而韓富年輩則尤在荆公之前論是
時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謂明道正色言
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當預姑退而雱卽避

去是元澤敢言斬韓富獨於年輩不甚遠又爲其父屬官之人一斤而卽去此皆情事所不然者元澤旣除中允崇政殿說書卽預修三經義書成進天章閣待制凡歷五年至熙寧九年遷學士始以病辭中允說書待制皆侍從之官也邵氏乃謂宰相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爲從官而雱已病不能朝皆妄說也邵氏又云荆公在鍾山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因施所居爲寺則鬼魅之妄說尤不足辨司馬溫公謂三代以前何故並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

今邵氏此說編入正史故不可不辨無使元澤
蒙惡聲於後世而稗官小說作僞之風滋長重
爲人心風俗之害也或曰聞見錄蓋伯溫歿後
紹興二年其子博所編伯溫不應作僞至此或
博之爲之蓋是時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
言希世而取寵未可知也

考畧曰程伯淳與荆公論新法而元澤大言梟
韓富之首穆堂李氏考其歲月是時元澤並未
在京其爲邵氏無端造謗無疑矣然穆堂祇言
編入正史由於邵氏此錄而不知新安於程氏

外書名臣言行錄並採之於是作史者旣以程朱大賢可爲信遂使元澤千載奇寃至不可復解外書祇載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而止至雱荷枷杻事則惟名臣錄有之豈名臣錄爲邵氏原本而外書乃新安從而刪之耶考荆公生平以行道濟時爲心其所行青苗法始見於令鄴縣時貸穀立息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是時子雱生裁四歲嘉祐四年公上仁宗皇帝書明年作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皆以慎選人才變更法度爲言此熙寧新法之所由起也治平四年

元澤成進士出爲旌德尉熙寧五年元澤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則新法已次第盡行於元澤何與耶當時若韓魏公歐陽公司馬溫公劉貢父諸書疏亦祇言新法不便未嘗謂安石此事皆不近人情也惟熙寧二年首撫拾荆公十事醜詆不堪者呂誨也而亦未嘗一言及於其子元澤即自熙寧元豐元祐紹聖數十年所攻助行新法者尤怒如水火狼若仇讐亦惟在呂惠卿章惇諸人而無一人及澤元者元澤夙爲病中之人熙寧七年則有安石謝賜男雱藥物

表九年而元澤卒則必非由疽發於背可知而
乃徒爲紛七說鬼豈所望於講學君子耶故吾
備錄之以見元澤被謗有由且以補穆堂說所
未備云

九月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未錄

十二月立保甲法

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 未錄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節錄 ○臣聞人君代天

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
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
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
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傳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
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趨非由於二道
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干越夷貉之異心是
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旣以此獲展事君之
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
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
攀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

闡分長依於邱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敢召之
榮責以論經尙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
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伏
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
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諛誣之巧重遭卜相申
勅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皇
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
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
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
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

三才圖會卷之四

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十六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六

熙寧二年下

熙寧三年正月散青苗錢禁抑配是時韓琦爲河北安撫使歐陽修知青州

韓琦論青苗○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

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頻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狀入馬遞申以憑若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

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弁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弁濟困乏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

不願請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攆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挪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

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責及勒干
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
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
許受理往七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
弁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
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
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
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
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
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

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在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以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自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于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

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萬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熙寧二年夏歐陽修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臣
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
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
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
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
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
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
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
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

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論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

三才ノ古言云田一ノ
五

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耳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總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尙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

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
撲催驅官錢免積欠坎陷○一臣竊聞議者
多以抑配人戶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
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
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
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
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卻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
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
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

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

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
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
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
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歐陽修言青苗第二劄子○臣近曾奏爲起請
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
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
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
纒方成熟尙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
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尙未有一戶送納若又

二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
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
候朝廷指揮去後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
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
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
錢以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說遂
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
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
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
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尙有說

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
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
不熟則夏料尙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
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
聖慈特賜詳擇伏乞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
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
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
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

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
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
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
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
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
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

答司馬諫議書○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
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
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
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
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
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
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
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
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
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
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

二二詩ノ公言ニ田
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也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
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
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
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
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
也向往之至

考畧曰公辨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五事無
論其言是否而在已無不達之情可謂簡而明
矣其謂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

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而自任以天下之重
意實在此及觀司馬原書至二千三百餘言之
多中間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已居四之一使
介甫如爲未讀書不識字之人雖誦言奚益介
甫猶爲有知識人也又焉用此喋匕爲意此必
非君實之言元祐黨人慣造僞書增添改竄徒
形醜惡是亦辨姦諸文之類也夫子論友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君實如果爲介甫深交卽
忠告何患無術末云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
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

者是何言也故曰此必非君實之言外有與魯公立書專辨青苗取息亦言之成理然見其利不見其害則韓歐二公之言不可廢也

答魯公立書○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

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
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
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
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
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
旱之通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
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
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
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曉

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考畧曰王荆公新法其尤爲天下世後口實者無如青苗法也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爲不善也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見於官鄆縣時貸穀出息俾新陳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後熙寧當國所以斷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猶是昔年爲令之法也其心則猶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豈其至是導君於利與弁有利於一己之私哉故當時攻新法者訾之曰征利宜不足以服其

心而所以秉執周禮益堅也夫富民乘貧民之急其息誠有過於二分者矣即公與曾公立書以爲司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雖欲無二分之息不可亦事勢之有必然者使青苗法行誠爲有利而無害則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縣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則必有抑配之患與積壓之患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而官吏以盡數俵錢爲功雖欲不抑配不可得也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而年歲豐凶不常凶之數尤

多於豐之數則雖欲不至於累年積壓不能也
是二者之患則惟韓魏公歐陽公及蘇子由皆
言之詳矣而公猶不聽以至一切鄙之爲流俗
則雖謂公之執拗宜也如第以征利攻之不惟
非公議法之初心又豈神宗主持必行之本意
哉夫神宗亦猶是有欲利其民之心也故吾特
錄韓歐二公之疏與子由之言而青苗法可行
不可行之本末具是矣而或者以爲當時諸公
識見盡出荆公下豈篤論哉吾故曰一縣小而
天下大所以行之鄞縣而效行之天下則必擾

禁抑配則必不能盡俵錢盡俵錢則其弊必至於積壓嗚呼盡之矣

穆堂李氏青苗社倉議○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七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胥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

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卽無媿於朱子而分
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
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
人卽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
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已而分任其事者不
能盡如已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
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
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
荆公治鄆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鄆之人至今俎
豆而尸祝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

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

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予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

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疾亟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予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

也。則亦不能全用。悻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
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
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
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
予已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
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
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劉斂貢父與王介甫書。○見所與曾公立書論
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

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
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
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
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
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
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
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
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
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
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

但重復將有四五倍獲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畧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平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

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
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
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
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
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嚆矢柝
楊接櫓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
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
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
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
復爲民矣外之則尙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

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
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
念哉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七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七

自熙寧四年至熙寧五年

熙寧四年辛亥年五十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東常平倉本

二月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

附歐陽修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啟○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

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戱
果被徃諸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
倚衡之任縉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
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
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叙陳
因旣

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

綱目 修以風節自持旣連被汚蟻年六十卽乞
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

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
馮京請畱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
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畱之安石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考畧曰歐公自治平三年以來因遭濮議蔣之
奇飛語力求去者數矣至是以老疾致仕續綱
目乃以歸罪於荆公此皆誣罔之尤而於歐公
履歷其書其在全未之考也在一郡則壞一郡
楊中立目錄辨有之是綱目實本於目錄矣
八月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

除第安國館職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
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
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
慙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膺仕中叅近侍特荷
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
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
具膺慶賞之延有味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
惟數竒之同產嘗夙困於稠人第冊西垣比前
明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

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
衰宗旣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已易盈彌懼先顛
之疾臣無任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辭男雱說書劄子 未錄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
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
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息驟加於私室多所
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
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

明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成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褻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

叅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明於獎擢獲世官
於閭巷嗣家學于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
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
永肩於素守臣任

史傳云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
與父謀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
欲上知自用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
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
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撰經義又擢天章
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

考畧曰此妄言也以安石執政之久得君如此之專而神宗尙不知其有子能贊哉造謗者作僞心勞鄙陋蠢拙一至於此而正史采之此予於除中允授正言擢龍圖皆有辭劄謝表而必備錄之也

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

十月罷差役使出錢募役

熙寧五年壬子年五十二

三月以內藏庫置錢市易務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砦爲安遠軍命王韶兼知

軍行教閱法庚寅以青唐大首領俞龍珂爲西
頭供奉官賜姓名包順

行保馬法

八月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薨

祭歐陽文忠公文○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
期况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
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
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
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
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颼風
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
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
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
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躋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
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旣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
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
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
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
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

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
側與潁水之澹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
泣而歔歔况而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
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
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
其誰與歸

考畧曰自宋天聖明道以來歐陽公以文章風
節負天下重望慶歷四年曾子固上歐公書曰
王安石雖已得科名彼誠自重不顧知於人以
爲非歐公無足以知我是時安石年二十四也

至和二年歐公始見安石自是書牘往來與見之章奏者愛歎稱譽無有倫比歐公全書可考而知也熙寧三年公論青苗法非便而又擅止青苗錢不散要亦祇論國家大事期有益於公私而止曷嘗斥爲奸邪狠若仇讐如呂誨諸人已甚之辭哉而世乃傳安石旣相嘗詆歐陽修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考公擅止青苗錢在熙寧三年夏至十二月安石同平章事明年春公有賀王相公拜相啟其言曰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受萬乘非常

之知又曰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
馳誠夫以伉直如歐公使果有大不說於叅政
之時而復獻諛於爲相之日是豈歐公之所爲
哉踰年歐公薨而安石爲文祭之於是歐公之
其人其文其立朝大節其坎坷困頓與夫平生
知己之感死後臨風想望之情無不具見於其
中夫以安石之得君如彼其專行新法如彼其
決曾何所忌於歐公而必欲擠而去之乃生則
詆其人爲天下大惡而死則譽其爲天下不可
幾及之人是又豈安石之所爲哉安石謂公社

宦四十年感世路之崎嶇屯遭困躓竄逐流離
則實有可指數者公自天聖八年成進士則年
二十四景祐四年以書切責高若訥貶夷陵縣
令慶歷五年錢明逸以孤甥女事誣公出知滁
州而其最甚者莫如治平三年以濮議見攻於
呂誨彭思永四年以飛語見毀於彭思永蔣之
奇而且期年之間兩事並發於一時而後時舉
發飛語之事卽爲前時共攻濮議之人自是而
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以至於薨則凡熙寧之
立四年公未嘗一日立於其朝而公之除外皆

出於自求累年告病則尤在前時於安石何與
哉在一國則亂一國諸語據楊中立神宗目錄
辨實出於此書此皆范冲等造謗所爲而後人
多執此以爲安石罪而於公所辨濮議之萬五
千言乞根究蔣之竒劄子十餘上曾不一及之
何也故吾備錄於荆公年譜凡以爲荆公也
附歐陽修答李誦第二書○修白前辱示書及
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
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
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

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

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

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
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
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
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
者矣以予之汲也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
七十二子亦以是汲也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
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
古聖賢所皇也汲也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
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
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

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汚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

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
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
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
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
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
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
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
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匕以仁義禮樂爲急蓋
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
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

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與予言而一之則曉也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附龜山語錄○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

非正若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
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
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
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
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
處天地懸隔

考畧曰由孔子而來言性者多矣要必以聖言爲法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欲人之慎所習也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過此則皆可習而移矣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夫子不言故弟子不可得而聞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是也自後言性者惟孟軻荀卿揚雄最著三子者其立說不同孟子曰人性善然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四端皆擴而充之荀卿曰人性惡則顯與孟軻異矣然其言禮義法正切於人事者甚詳揚

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而必曰修其善則爲善人
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皆重於言習也無悖於孔
子則一也故歐陽子曰二子者始異而終同自
揚龜山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
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是使聖人所謂習諸賢曰
求曰修者皆可棄而不用而中庸修道之謂教
一語公然斷絕而不顧又無論矣又曰外邊用
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是徒欲
菲薄漢唐推尊唐虞三代不知二典三謨所載
成功文章煥乎巍也果性上不添一物者所

能爲之乎予愛歐公言性深明乎六經之旨而
不僅爲三子者作調停之說故嘗喜誦之又怪
從來稱道此書者絕少故附錄於此以爲讀歐
文者之一助至如攻詰荆公學術不遺餘力無
如龜山也卽所錄此語而龜山一生學術具是
矣遂弁入荆公譜中尤宜

八月甲申秦鳳路沿邊安撫司王韶復武勝軍
壬辰以武勝軍爲鎮洮軍甲辰王韶破木征於
鞏令城

與王子醇書一〇某啟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

慰洮河東西蕃漢附集郎武勝必爲帥府今日
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
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
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
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
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
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頌方田均稅法

十月升鎮洮軍爲熙州鎮洮軍節度置熙河路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

賜姓名包約

十二月築熙州南北關及諸堡砦

上五事劄子○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
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
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
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
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
羗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
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
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

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

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
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
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
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
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日
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
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
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
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
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

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考略曰熙河之不可棄前人已論之詳矣青苗嘗行之鄞縣而效而不可行之天下則韓歐劉蘇之言至明也保甲爲萬世良法而役法至宋時大弊數者得其人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行

之則爲大害公固自言之如此曷嘗有意於任
用小人而議者動以挾管商之術誚之惡足以
知經營天下大計哉

三才圖會卷之四十一 雜錄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八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八

自熙寧六年至熙寧七年

熙寧六年癸丑年五十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考畧曰公廟議劄子已錄於治平四年以格於衆議至是公當國乃始得行也

與王子醇書二〇某啟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

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思威所
加於此可見矣然使久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
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
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
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
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
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
箭手特恐新募未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
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
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

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
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與王子醇書三○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
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
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脩嚴戒諸將勿輕舉
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
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
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成卒乃適足
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乘常董擅也誠能使

屬羗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
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肯以多
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
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
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
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
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
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羗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
屬羗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

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
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畱意念恤
邊事難逢庶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
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王雱呂惠卿同
修撰

九月詔興水利

岷州首領本令征以其城降王詔入岷州

十月以復熙河洮岷豐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羣
臣賀解用服玉帶賜安石

百僚賀復熙河路表○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
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
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
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
樓櫓相望誕彌河隴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
所以濟時六月獫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
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
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
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鳥窠之戎用夏
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徃圖臣等均被

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
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
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
列侍方臨極辯之朝誓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
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耀有加凌兢無措竊以
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
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訾盈庭豫照知其無庸
以至緩兵奠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
歸於獨斷如臣蕞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

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瘼之大責錄將明之
小忠揚於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平
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
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
臣無任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城郭名王據兩陞軍前
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
纍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周家道
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公自注來詩有何人更得

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朝廷今日四
夷功先以招懷後殪戎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
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
風文武佐時慙吉甫宣王征伐自虜公

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熙河形勢壓西陲不覺

連營列漢旗天子坐籌星兩匕將軍歸佩印累

匕稱觴別殿傳新曲銜璧名王按舊儀江漢一

篇猶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李雁湖詩注曰是

詩此本所有而俗本所無故附錄於補遺

附六月周敦頤卒○考畧曰蘇明允春秋論曰

蘇明允春秋論曰

三才公年詩云四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邱卒夫
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
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豈私一孔邱哉據此則
周敦頤邵雍張載卒綱目必特書之何謂也
穆堂初稿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朱子
再序太極通書稱其所爲濂溪事狀註云蒲左
丞墓碣載先生稱頌新政反復數十言恐非其
實類皆削去予讀之而不勝三歎也蓋好惡之
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定雖賢者亦轉移其
間而不自知也荆公未當國之前天下同舌賢

之惟恐其不爲宰相自更新政與衆賢牴牾至
元祐盡反其政盡逐其黨始成水火羣小因緣
附會復起柄用遂相報復倡紹述之說亦盡逐
元祐諸公蓋託名荆公非荆公之意也南渡以
後元祐黨禁旣開其門人故吏不勝憤怒以攻
章蔡爲未快乃目荆公爲始禍其實蔡京之用
由於溫公章惇之師實爲康節伊川之謫成于
邢恕於荆公何關耶百年之中議論偏頗多失
情實凡詆荆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
氏聞見錄所記公居鍾山恍惚見雩柳杻云云

生死輪迴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
載之稱頌荆公之語則刪汰惟恐不盡雖名德
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
復存則豈非好惡之偏異同之見天下之勢既
成雖朱子亦轉移於其間乎若陳瑩中等爭熙
寧日錄刪改誣枉其實范冲朱墨史擲揚增損
又不知幾何彼此皆任私臆以爲去取欲以傳
信千古豈可得哉

考畧曰諸儒假茂叔以摧抑荆公數矣因穆堂
斯跋愈不得不備錄之元祐紹聖之間黨禍蔓

延有甚於漢唐尤在於好惡之不公而議論繁
興也蒲左丞親炙濂溪甚少使果以不情之言
妄附之則亦誣濂溪甚矣而謂左丞爲之乎自
前世稱道荆公之贊者未嘗無人而爲後人所
刪汰若此類何可勝數非穆堂熟於史事固不
能爲斯文以之錄入譜中是爲一篇大文字

熙寧七年甲寅年五十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行方田法

乞解機務劄子六 錄一

○臣以羈旅之孤蒙恩收

錄待臯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
內外大小紛然臣實任其罪戾非賴至明辨察
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
徒以今年以來疾病浸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
懇款未蒙陛下矜從故復黽勉至今而所苦日
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七皆欲盡理之時
乃以昏疲火尸宰事雖聖恩貸善而罪釁日滋
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
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
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

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寧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罪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脩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呵實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乞解機務劄子

錄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

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畧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

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
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
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疆禦
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
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
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罪
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疾使其意氣
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
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
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

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
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尙能有補聖時
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
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
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
臣之愧也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
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在昧死
干祈激切之至

答手詔留居京師劄子○臣伏奉手詔欲留京師
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

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
精力衰耗而咎釁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
蒙聖恩已賜矜宥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
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
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
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處陛下付託旣已
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義難以更留
京師以速官謗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
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卽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
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征營

之至伏取進止

考畧曰安石乞解機務劄子凡六上而後允之
既允矣猶命惠卿傳諭留京師備顧問是何其
若眷顧之厚而安石猶固辭而去亦非有所不
悅於其君也史載鄭俠流民圖專爲安石新法
以致太后流涕卽帝亦疑之遂罷出知江寧府
則與諸劄全然不合要之諸史采之雜記遂至
牽連安國元澤亦多失實予別有所辯論云
四月乙亥王韶破西蕃於結河川
乙酉王韶進築珂諾城與蕃兵連戰破之斬首

七千餘級焚二萬餘帳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

丁酉王韶發木征及其家赴闕

與王子醇書四○某啟以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
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
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
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
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以曠職事加以疲病
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
勝倦也惟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考略曰王子醇天下奇才也然非荆公立於其朝必不能使之得以盡其才至是而子醇之功成矣卽四書而荆公之才之矣亦見玉帶之賜豈漫然哉而議者猶謂鑿空開邊以爲子醇罪於是乎熙河總論尤得詳著於篇

存是樓熙河總論○宋史本傳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

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
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羗西築武勝
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
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惟董氊粗能自立
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
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
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大小榆枹罕土
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羗瓜分莫相統
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唃氏
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

崈氏子孫瞎征羌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
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
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
慕思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
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畧以韶管幹秦
鳳經畧司機宜文字考畧曰西北邊二虜自古
爲中國患少矣宋以忠厚開國而兵威曾不及
漢唐遠甚故宋北之竄南之亡無不失於弱以
契丹言之太祖太宗之世嘗苦於兵矣及乎景
德元年澶淵議和雖曰兵革不用其民得賴以

少息自是而增歲幣求割地若小侯之事大國無敢不從非地不廣兵不足而實謀臣猛將無其人非德不恐而其力不足以校之也若夫西夏自繼遷德明以來叛服不常延及寶元慶歷而元昊寇邊益急雖韓琦范仲淹迭爲安撫經畧議戰議守而環慶延鄜諸州仍累年救死傷不暇復何有人焉能出一步建一策以窺蘭會河湟之郊哉慶歷初王安石始仕親見兵連禍結民勞財匱此正君臣旰食不遑士具智謀材武者所宜効命之秋也及夫王韶開熙河議者

以啟邊釁罪之而尤以主韶議大爲安石罪夫
開釁者謂敵本無釁而自我開之也曷亦問繼
遷德明元昊六七十年間其用兵不已當時執
國命者果誰爲開之乎抑釁由敵開而我雖欲
不應之其勢有必不能也且秦築長城起於臨
洮漢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五郡所謂斷
匈奴右臂者卽今甘涼沙肅地熙河一路不獨
關西戎貢獻往來通塞而逼近秦隴實爲中國
藩屏要害也蓋自祥符間德明攻河州甘州宗
哥及秦州緣邊熟戶景祐元年元昊攻環慶路

二二年攻唃廝囉取瓜肅沙三州元昊欲南侵恐
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當是時也
譬如甲與乙遇鬪於塗甲自知其不敵矣疾走
而避之捷戶以守之而攘臂者猶在門彼德明
元昊數攻唃廝囉宗哥其勢將及我秦隴亦何
以異此然則欲禦西夏必開熙河開熙河必取
唃廝囉諸羌所以絕夏人南侵莫切於此也夫
不計夏人南侵爲中國大患而罪王韶開邊釁
又罪安石主韶策不知王韶有功而無罪而其
進亦非由安石也韶嘗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

寧元年所上平戎策安石尙未當國而韶以書
生知兵誠爲不世出之才而謀必勝攻必克宋
世文臣籌邊功未有過焉者也且安石亦有功
而無罪夫韶雖不由安石而進然非安石當國
策雖善必且見沮於庸人之口而神宗用之不
專亦不能使韶有成功及其平戎獻捷安石有
玉帶之賜則神宗固以首功歸安石後人雖欲
以是臯安石亦安石所不必辭也故曰安石亦
有功而無罪元祐攻新法者無事不爲安石罪
以故司馬光變新法殆盡乃并欲舉熙河而廢

之時有孫路執圖以進曰若如此則陝西一道
危矣光乃止嗚呼王韶所上平戎策則與前時
盛度所上西域圖合矣盛度未見之行事不可
謂非陰雨綢繆之計也王韶見之行事已能有
成功而顧以鑿空開邊議之豈盛度孫路所言
皆非耶盛度獻西域圖在真宗之世先王韶孫
路出輿地圖在元祐之初王韶旣沒之後且予
考漢靈帝時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司
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傅燮曰司徒可斬也今
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

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以爲斷匈奴右臂
今使一州叛逆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
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作亂此國
家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由是言之河西爲夏
人所必爭之地其不可棄漢之傅燮又先盛度
王韶孫路言之矣後人爲王韶罪而尤深罪王
安石觀安石與子醇四書皆仁義之言王者之
師其安邊善後雖趙充國議屯田事宜無以過
而議者以開邊啟釁至今猶曉七不已卽司馬
溫公更新法欲弁棄熙河路元祐事勢相激亦

可以睹其槩矣故吾備錄盛度孫路二公之言
見於本傳者以俟考古者詳焉盛度字公量世
君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度舉進士累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叅質漢唐
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度嘗奏事使殿真宗問
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
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
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
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制節度後
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

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脩土覽真宗稱其博學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祐初爲吏部禮部員外郎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自通遠至熙州纒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關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臣某言伏奉制
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尙書知江寧軍府事
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
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
盡之力寵以邱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
願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
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
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
海若之難窮大明旣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
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

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
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
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在
莫追於旣往承流宣化收功尙異於方來臣無
任

遺書唐棣語錄○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
夏侯旄甚嘆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
旣問却不管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火柴
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
說以上六十六字名臣錄削去介甫不知事君道理

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
既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
不熄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
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
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
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
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
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
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
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如說曾子只

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以上六十七字名臣錄削去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考略曰遺書唐棣語錄謂介甫不知事君道理在於謝上表文秋水方至四語吾試有以詰之表文曰惟睿廣之日躋稱君也顧卑凡而坐困自謂也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無窮稱君也猶惟睿廣日躋之意大明旣升豈宜爝火之弗熄

自謂也猶顧卑凡坐困之意若謂意思只要樂
子之無知又云意思管要已在人主上雖再四
索之欲求髣髴毫釐之相肖不能也而又益之
以經義夫禮記成於漢儒之手紀載異同不一
者多矣若明堂位禮運祭統則皆並列而爲經
而累朝用之以取士者也明堂位祭統言賜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甚詳而禮運援孔子周公其
衰一語以爲非禮之證是亦禮經異同不一之
一端也使說者果有見於禮運之言是明堂位
祭統之言非是亦以經攻經雖自謂能通經可

也如第以介甫之言爲非則亦遵用祭統明堂位太確其過猶在尊經耳此與楊龜山熙寧日錄辨同於譏切介甫而皆不及此何也乃因言事君不知道理而又忽及於事親尤怪甚夫曰介甫不知事若道理猶是一人之私言而非介甫實事也而卽揣摩料度以爲平日事親最孝亦非真是又將以實行之美者必推而內之於惡似此誅心之論何在不可以加人又嘗忠厚之道仁人君子所忍言哉且其言曰介甫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此亦一人之

私言而非介甫之實事而乃援曾子事親曰不言有餘只言可矣是又以孝有餘一言若親出於介甫之口何也曾子養志祇是能孝之一節而乃以孟子之所謂可者槩從而可之是可謂善讀孟子者乎閱前六十六字不知何所從來弁不能得其句讀而名臣言行錄刪之末後四十七字亦不知其所如往名臣錄又刪之旣刪之曷爲猶盡錄之刪之者不爲無意而盡錄者尤必欲使人匕共見之也

中使傳宣撫問弁賜湯藥及撫慰安國第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晷晷餘年懼終
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旣疲瘵之未
夷顧憂傷之重至仰頌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
輶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瘖
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
實難勝臣無任

考畧曰安國卒於八月十七日此亦一證也諸
家紀載謬妄已於辨姦卷內言之詳矣

穆堂初稿書宋名臣言行錄後錄節○稗官小

說多出於傳聞或好事者附會爲新奇可喜之
論聊資談諱甚或仇人怨家詆譏正人如錢氏
私志之毀歐公王銍默記謗及太祖太宗碧雲
駮托名梅堯臣歷詆有宋諸君子尤可駭嘆論
世者宜加排斥而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書楊
貴妃安祿山事乃雜取開元天寶遺事諸小說
入之不知新舊唐書俱無是也古之修史者必
取於日歷實錄起居注聖政寶訓及章奏圖籍
而野史不與故猶爲可信至宋史穢雜出說部
書者十之四五而史亦不可信矣天下所共信

者考亭朱子然觀其所爲宋名臣言行錄亦止
出于一時稗官小說徃七一事三四見而毫無
別擇如所采王荆公與第平甫放鄭聲遠佞人
之論一篇三見參差互異筆錄則以爲公爲參
政因閱晏元獻小詞笑曰宰相而作艷辭可乎
平甫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
必放鄭聲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
以爲譏已自是與平甫相失聞見錄則謂公與
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公諭之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

三井子全言未出
之而記聞則以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
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
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三條並載語殊事異一
鄭聲也或以爲指小詞或以爲溺聲色或以爲
吹笛放鄭聲一言或以爲出於惠卿或以爲出
於荆公參差如此不加論斷覽者將何所徵信
耶然宋史爲平甫傳取記聞聲色之說而附以
聞見錄惠卿深銜之語蓋亦撮取名臣言行錄
爲之徒以朱子所錄爲必可信不知其雜然並
存而漫無別擇宋史王雱傳囚首攜婦人冠及

臬韓琦富弼等語亦悉本朱子采邵氏聞見錄其又可信耶聞見錄記雱死後公坐鍾山恍惚見雱荷柳杻等語朱子亦采之是生死輪迴之妄亦未了然其可據以爲實耶然則修史者其必以實錄章奏及部院案牘爲據而稗官小說斷乎無所用之也

考畧曰宋史多采稗官小說而介甫受穢爲最甚則有一事而立說互異至於五六者皆出於無稽之言放鄭聲三說穆堂謂筆錄猶爲近之似亦不必爲之辯末云名臣言行錄未必盡出

於考亭之手以藝文志考之是固然然讀二陳
遺墨其臚列醜惡尤有甚焉亦似不必爲之辨
故不錄

差張謬醫男雱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
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冲靜處士張
謬至本府醫治者蕞爾餘生備叨眷撫藹然賤
息更荷哀憐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
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
未以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
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

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其誓糜捐臣無任
考畧曰安石歸金陵未久而神宗撫問賜藥旣
撫慰其弟之亡又命醫其子之疾其眷顧稠疊
不啻家人父子矣東軒筆錄載王雱自崇政殿
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荆
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江雱勉
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
告謝而跨狨坐者止得一日據此則元澤得病
甚火在京師又無幾時益知發其私書皆雱所
爲因恚死疽皆非其實也